



红尘中的出离

索达吉堪布·著

著作
9

TRANSCEND THE MUNDANE LIFE

红尘中的出离

索达吉堪布·著

版本：2024年12月

目 录

《顺治皇帝出家偈》浅释	001
持戒功德如意宝树	056
修学的旅途	061
红尘中的佛光——演艺圈明星皈依佛门之剖析	080
化灾难为奇迹	116

《顺治皇帝出家偈》浅释

索达吉堪布·著

大悲摄受具诤浊世刹
尔后发下五百广大愿
赞如白莲闻名不退转
恭敬顶礼本师大悲尊

缘起

1987年，法王如意宝偕同一万多名藏汉僧俗，朝拜了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清凉圣境。

朝山期间，我与慈诚罗珠恭受上师之命，初次将《佛子行三十七颂》《菩提道次第摄颂》等藏地流传甚广的佛学论著翻译成汉语。在翻译过程中，捉襟见肘的汉语水平使我们费尽了周折，特别是对前所未见的汉地佛教专用词汇，我们更是一窍不通。但上师之命难越，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上马，咬紧牙关坚持，翻阅了大量资料，花费了不少心血，才算勉强完成了任务。不想以此因缘，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才有了今天与汉地众生所结下的殊胜不解之缘。

五台山向来以自然风光神奇旖旎、名胜古刹鳞次栉比而著称。放眼四周，千山竞秀；俯视谷底，万壑争流。既有云蒸霞蔚的东台、繁花似锦的南台、明月皎洁的西台、一览群山的北台、巨石如星的中台，也有淙淙欢跃、南北穿流的清水河，更有集五台之殊胜为一体的黛螺顶，以及堪称五台山标志的塔院寺等等。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胜景中，我却对善

财洞情有独钟。

如果要问及我偏爱善财洞的缘由，还得从法王如意宝面见文殊菩萨一事说起。在朝拜圣山期间的4月29日，也即宁玛大德麦彭仁波切的圆寂日，头戴五佛冠、手持宝剑经函，神态慈祥、身色庄严的文殊菩萨，忽然清晰明了地显现于在此闭关修持的法王如意宝身前。在亲见文殊金颜之际，法王如意宝欣喜万分，情不自禁以金刚道歌的形式，代弟子们抒发出内心的欢悦、净信与誓愿：“离尘空性界相一味之，周遍虚空智慧金刚身，见而无厌相好妙龄具，顶礼示现童相之汝尊。犹如无怙幼儿依恋母，以厉信心引发焦渴情，日日夜夜寻觅然未覩，汝之尊身此前何处隐？如今偕同逾越万计众，迢迢千里不辞诸艰辛，因念唯一依怙至此地，岂敢舍弃慈爱大悲藏？呜呼吾等可怜诸众生，趋入难忍轮回之牢狱，业惑铁镣无间紧相缚，善念远离此情可洞悉？若已察知以悲所生力，二

取三有迷现令无余，如同梦魇惊醒之现境，等性大乐之中而灭寂。汝乃诸佛事业实施者，此为累劫之前得授故，以大圣教无垢日月光，令众生福遍满虚空界。现今祈祷愿能得加被，吾若为救普天之有情，立誓天长地久永精进，则与仅一父汝等缘分。自此乃至生生世世间，愿与汝尊刹那不离分，普贤菩萨诸行大愿王，所有胜义妙果皆现前。”随后，弟子们将此道歌以藏文、蒙文以及汉文三种文字缮写在该洞内，并塑造了法王、文殊菩萨以及善财童子的三尊庄严身像。自此以后，善财洞就成了法王弟子朝拜五台山的必到之地，也成了我心中的一分牵挂与情结。

据当时的同行者介绍，善财洞不仅是善财童子拜见文殊菩萨的圣地，也是清朝顺治皇帝的修行地。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顺治皇帝的《出家偈》（也称《归山词》），就是在善财洞。据说，这首《出家偈》以前一直书写在善财洞上院正殿的山墙上，“文革”期间随

上院的被毁而消逝。这首出自于皇帝之手、将出离红尘之心宣泄得淋漓尽致的隐世偈文，道出了即使已经身为出家人的我也未能体悟、未能感知的心境，使我对世间的浮眼烟云更生出一层厌离。赞叹之余，不由得感慨万千。

遥想当年，释迦佛祖舍王子之身而求菩提一直被世人传为佳话；纵横古今，大清顺治弃皇帝之位而入空门也自来在中原视为美谈。众所周知，虽然藏地雪域是全民信教、佛法兴盛的地区，但迄今为止，皇帝削发出家为僧的事情却是闻所未闻。虽然汉地出过家的其他皇帝不在少数，比如，明太祖朱洪武（朱元璋）青年时期曾在皇觉寺出家为沙弥；唐朝武则天十四岁时曾经在感业寺削发为尼；唐宣宗为了躲避武宗的杀害，也曾隐遁寺院出家为僧；梁武帝也三次舍身同泰寺；明建文帝为了逃避燕王之难，曾在寿佛寺出家，法名应能……

尽管这些皇帝在还俗登基之后，仍然对佛教青睐有加。比如，当宣宗黄袍加身之后，为了报答黄檗希运禅师的恩德，特地赐封黄檗禅师为“断际禅师”，并且大力复兴佛教，使佛教在历经劫难之后，重整旗鼓，再度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武则天在一揽国政、荣登皇位之后，也是对佛教尊崇备至，华严宗的贤首法藏、北宗禅的神秀，都被武则天敕封为国师，六祖惠能大师也受过她的礼敬。她不但撰写了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并且敕令开凿敦煌石窟，该窟中闻名遐迩的弥勒佛石雕，就是在她继位期间完成的。

虽然他们与佛教都有着甚深的渊源，但真正以出离之心出家，并且善始善终的，唯有顺治皇帝一人。尽管另有世人传说，顺治是因为深宠的董鄂妃之死，才悲观厌世、遁迹空门，前往五台山出家为僧的。

而在《顺治皇帝御制董鄂后行状》《清实录》《清史稿》《茆溪语录》等史籍中，又有顺治皇帝虽曾有意为僧，但却出家未遂的记载。但为世人所公认的，仍是顺治皇帝出家一说较为可信。无论如何，该《出家偈》中所流露出来的超然出世、遁隐回归之心，却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可能是孤陋寡闻的缘故，鄙人至今尚未发现一篇完整解释本偈的文章。虽曾有意作一简释，但转念一想，一来汉地人才济济、高手如云，轮不到我这个对基本汉语尚未读透的初学者来越俎代庖、班门弄斧；二来本偈音律朗朗上口、文字通俗易懂，再徒劳唇舌地作一番解释，也许是多此一举。故将此事暂时搁置于一旁，并随着忙忙碌碌的每一个日子而逐渐淡忘。

直至前几天多位汉地道友不约而同地前来就此偈中的问题进行探讨，才使我在钦佩之余，再一次意识到：对于大多数文学功底、历史知识稍欠的同道而

言，要想更深一层地领会此文中的所有内涵，还是具有一定难度；对于那些博古通今、文学素养深厚的具慧之人而言，如果能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借鉴汉传佛教的观点，并引用藏传佛教的一些教证，从另一个视角来对此偈作解释，让更多的人能够全方位地了解此偈，还是有一定必要的。故忍不住此念复萌，想借此机会与诸位切磋一番，以便能起到指点门径、抛砖引玉之效。

因在下见识浅薄，文中难免有望文生义、自作聪明之嫌，若有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同修指正。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传承各异的缘故，该偈流传至今，已经有了大同小异的不同版本，此处采用了其中文字较多、流传较广的一种版本。

释文

天下丛林饭似山，
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
唯有袈裟披最难！

普天之下的丛林寺院，拥有着堆积如山的饮食，只要手托钵盂，便可以任意享用。黄金白玉并不是稀奇珍贵之物，只有披戴袈裟、剃度出家，才是世上最高贵、最难得的选择。

《悲华经》云：“往昔佛陀曾如是发愿：吾之教法中身着四指法衣、袈裟者，若未能遂意而得饮食，则我已欺诳如来，故我不得成佛。”又云：“所有在家众，指甲上耕耘，吾之出家僧，生活无贫困。”承蒙释迦佛祖的加被，皇天后土之间，古刹丛林、禅院道场可谓星罗棋布，其中的出家修道之人安然平静地

享受着衣食无忧的自在生活。虽说是粗茶淡饭，但也有钟鸣鼎食之盛；虽说是“坏色之衣”，却胜过了朝廷的红黄之袍。

出家人只需手托钵盂，便可随心所欲地云游参学。所谓“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就活脱脱地描绘了出家僧人的自在生活。多么的洒脱逍遥，多么的安闲悠然，怎不令人钦羡渴慕，怎不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以“金钱至上”为准则的世间拜金主义者，却将黄金白玉奉为万能的圣灵。但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黄金白玉只能买来短暂的物质享乐，却不能买来健康的身体、诚挚的友情、融融的亲情、健全的心态，更不能买来仁慈的善心、自在的心境、来世的安乐、永恒的解脱。如果金钱是万能的，为什么腰缠万贯的富翁会在难以承受的病痛中奔赴黄泉？如果金钱是万能的，为什么身家过亿的明星会将自己的

金贵之躯捐弃于摩天大楼之下？如果金钱是万能的，为什么跨国集团的拥有者会在对手的暗害中含恨而死……

全知无垢光尊者云：“多世曾为三界主，身披袈裟唯今世。”虽然在流转轮回的历程中，我们已经多世转生为三界的领主，但身披袈裟的机会却是难得一遇的。所以，以修道者的眼光看来，世间最宝贵的物品，莫过于披搭于身的袈裟。

“袈裟”一词，是梵文 Kasdya 的译音，也可写作“迦裟”，意即坏色。因僧衣避免使用八正色¹，而用似青、似黄、似赤、似兰等不正之色而得名，故又称缁衣。

古代丛林，僧众出外云游参访，必须具备衣单

1 八正色：不宜作为染着出家人衣服之八大正色。包括黄丹的桔黄色、天青的深蓝色、胭脂的紫红色、银朱的朱红色、红花的紫黄色、茜草的大红色、甘草的黄黑色和红芙蓉的深黄色。

和戒牒才能到寺院挂单。《敕修百丈清规》云：“将入丛林，先办道具。”所谓“道具”，即指资生办道之具，包括三衣一钵等头陀十八物²。其中的三衣，即指九条衣、七条衣、五条衣等三种袈裟；所谓“一钵”，即指从释迦佛时期传承至今，用作乞食的钵盂。

在南传佛教盛行的东南亚各国，至今可以见到出家人身披袈裟、手托钵盂，出外行乞化食的身影，这种清淨无染的行为，很容易令旁观者生起信心。1999年我去泰国的时候，就曾被眼前的这种场景深深地打动过。

三衣一钵既是出家人的形象特征，也是出家僧众受戒时不可缺少的僧物。无论是三衣或钵，都代表着清淨无染的僧团，标示着遗世独立的人格，象征着至

2 头陀十八物：包括三衣、钵盂、杨柳枝、澡豆、水瓶、坐具、锡杖、香炉、奩、滤水囊、毛巾、刀子、火燧、镊子、绳床、经律、佛像、菩萨像等。

崇无上的地位。

据《付法藏因缘传》记载，摩诃迦叶将入涅槃时，手捧佛陀所授的衣钵，入鸡足山敷草而坐，等候弥勒菩萨降生成佛，再将佛陀衣钵传与弥勒；禅宗初祖达摩由印度东来时，也将衣钵传给二祖慧可，以为法脉相传的证物。自此以后，禅宗各祖师徒间以心印心的传法，就是以衣钵相赠作为标志，所以称为“传衣钵”。由此可见，衣钵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中，的确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袈裟又称“福田衣”，身披一肩袈裟，手托一口钵盂，就可以称之为世间的福田。晋朝慧远大师云：“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乃圣贤之物。”可见袈裟钵盂之珍贵。袈裟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形的价值，而是因为袈裟所代表的出家僧众之责任——绍隆佛种、彰显圣教、弘扬佛法、普度众生。

出家人义无反顾地牺牲了小我之利，而将此身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三界众生，为苦难有情消灾解殃、祈福化难，是诊治轮回痼疾的医王，是渡越三有苦海的舟子，是趋往解脱宝洲的商主，是斩断烦恼荆棘的樵夫。能够身披袈裟，实在是无上的荣光。

《三摩地王经》云：“谁舍犹如火炭坑，亦弃所爱子与妻，以恐怖心而出家，不难获得胜菩提。”又云：“何人数俱胝劫中，承侍恒河沙数佛，不如生起出离心，真正出家更殊胜。”星云大师也云：“发心出家最吉祥，割爱辞亲离故乡，天龙八部齐夸赞，求证慧命万古长。”

总而言之，身披袈裟、剃度出家，的确是黄金白玉、名声威望等世间荣华富贵所不能交换的大福报。

朕为大地山河主，
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
不及僧家半日闲。

我虽然统领主宰着大片的江山国土，却不得不为忧国忧民而日理万机。在人生百年三万六千个日日夜夜中，都不能安享出家人半日的清闲。

古代皇帝往往自称为“朕”。其实，“朕”在先秦时代只是“我”的意思，并不代表皇帝或者天子。比如，屈原在《离骚》篇中，就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而自称为“朕”。蔡邕在《独断》中也云：“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至秦天子独以为称。”由此可见，“朕”字是在秦始皇之时，才被定为皇帝专用名词的。

身为一国之君，虽然享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享受着诸侯之邦的礼遇，却不得不为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困而操劳。在被百姓拥戴为王的一生当中，又有

哪一天能够享受出家人逍遥安闲的生活呢？正如范仲淹所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作为君主，只能责无旁贷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无论大小，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外忧内患。外有邻国列强的出兵宣战，内有诸侯叛乱的公然挑衅，而在朝廷内部，为了争夺自己的大权，为了侵占他人的利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一幕就上演得更加精彩。再加上天灾人祸的频频降临，后宫内院的争风吃醋，红颜知己的撒手西行……这一切，怎能不让烦闷交加、渴望解脱的顺治，生起逃遁厌离、削发出家之心呢？

来时糊涂去时迷，
空在人间走一回。

当凡夫众生投生人世的时候，是跟随业力的牵

引，不由自主、稀里糊涂而来的；当凡夫众生因死亡而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是懵懵懂懂、迷迷糊糊而去的。如果在临终之际尚未有一点醒悟，就枉自在人间溜达了一圈。

暇满人身，得之不易；天地人寿，变幻无常。有道是：“方春不觉来朱夏，秋色蝉鸣翠影斜。夜来风急柴扉破，满地霜铺落叶花。”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总是瞬息万变，生存于斯的人类也不能超离无常的本性，时时刻刻都在奔向死亡。

自古以来，有多少人八方寻觅着长生不老的仙丹，又有多少人梦寐以求着青春永驻的妙药，但这一切愿望最终都化为了泡影。在大限来临之时，无情的死主是不会讲任何情面的，无论你是皇亲国戚、富豪大亨，还是白丁百姓、乞丐贫民，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接受阎罗的裁决。

在此奉劝各位，虽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过去，但却可以定夺自己的未来。在获得人身、值遇佛法的千载难逢之际，我们必须精勤勇猛地修持，以获得增上生、决定胜的安乐。如果还不能醒悟，又浑浑噩噩地将此万劫不复的人生空耗，在死到临头的时候，仍然对前程一无所知，最后还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茫然而不知所措地离去，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全知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休息》中也云：“何者转生为人时，倘若不勤修善法，则无比其智劣者，如自宝洲空手返，无义虚度暇满身，故当恒修寂灭法……此寿无增恒衰减，死缘众多生缘微，时不待我当紧迫，自即日起勤修法。”在生而为人的此际，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出离轮回的大好时机。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朦胧又是谁？

在我尚未出生之际，究竟谁是所谓的我呢？正当我降生人世之时，所谓的我又是谁呢？如果现在长大成人之际的我才是所谓的我，那么在合眼朦胧、进入梦境之时，所谓的我又究竟是谁呢？

即使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世间人，只要不是昏天黑地、如同旁生一般的混世之徒，都会产生类似这样的疑问。只不过有的人刚刚接触到这个问题的苗头，就因为懒惰或者恐慌而匆忙地回避了，而有的人却以追根究底的精神，深思熟虑、苦苦求索，最终通过佛陀的指点，从而获得了解脱。其实，这些问题也是趋入人无我修法的绝妙途径之一。

凡夫众生始终执著于有一个实有的我，我们可以对此驳斥道：既然我是实有之法，就应当恒常不变、

始终存在。那么请问，在你们所谓的“我”尚未出生之际，究竟谁是所谓的我呢？既然所谓的“我”尚未出生，就不可能存在。

还有，正当所谓的“我”降生人世之时，所谓的我又安在呢？因为所谓“降生人世之时”，都根本不存在。任何一个能够存在的时间，都必须归属于过去或者未来，要么是尚未降生，要么是已经降生，根本没有第三种情况的立足之地。因此，所谓“降生人世之时”根本无法安立。

如果承许现在这个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青壮年才是所谓的“我”，我们又可以反问，究竟这个青年或者壮年的哪一部分是“我”呢？是头部、躯干、还是四肢？是皮肤、骨骼、还是肌肉？无论答案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部分又可以分为上、下、左、右、前、后，其中的哪一部分又是“我”呢？就这样紧追不放，直至最小的无分微尘，

我们都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所谓的“我”。这种抉择方式，与麦彭仁波切所著的《观住轮番净心法》中“血肉骨骼髓及脂，皮脏诸根与支分，便溺虫发指甲等，所有不净之诸物。地等诸界之聚合，各各复分多种类，彼等所有存在法，究竟析至微尘性。一一次第分辨时，观思何者可生贪，除此零散不净物，所谓之身别无余”的剖析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既然在现实生活中都找不到所谓的“我”，在合眼朦胧、进入梦境之时，所谓的我又怎么可能存在呢？由此可见，所谓的“我”根本不存在！仅由此偈，顺治皇帝剖析人生、探讨无我的见地之深入也足可见其一斑。

抉择人无我，还有数之不尽的诀窍，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阅这方面的佛学专著。

不如不来亦不去，

也无欢喜也无悲。

不如既不来也不去，这样就既没有当初的欢喜，也没有后来的悲哀了。

虽然在胜义谛中，众生既没有来也没有去，既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一切都是空性，一切都是寂灭离戏之法。《中论》开篇的“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在世俗名言中，因为前世业力的牵引，因为无明的染污，任何凡夫众生都别无选择地要有来有去，要流转轮回，要承受苦苦、变苦以及行苦的困扰。其中所谓的“变苦”，就是指因前面的欢乐，而引发后面的忧伤，在快乐当中隐藏着悲哀的一种痛苦。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道歌，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变苦：“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

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熬煎？”

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过自以为甜蜜的经历，比如饱餐了一顿美味佳肴，结识了一位有缘知己，度过了一夜美好良宵，感受了一段黄粱美梦……但在短暂的幸福之后，等待自己的却往往是数目惊人的账单，知己好友的背叛，相聚之后的分离，梦醒之后的怅然……而以前的一切欢乐，都只能变成一种回忆。由此可见，变苦的确是任何一位流落尘世的凡夫都无法逃避的痛苦。

尽管顺治皇帝在此也流露出一愿流落人世、不愿承受世间喜怒哀伤的念头，但是，除非是来去自在的菩萨，那又另当别论。除此之外，作为被业力绳索捆绑的凡夫，又怎能做到不来不去、不喜不忧呢？千百年以来，无论外道的苦行者，还是科学的探索者，有不少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没有任何一个佛教之外的学科或者宗教找到了从根本上斩断轮回源

泉的有效方法。

只有大慈大悲的佛陀，才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彻底摆脱轮回的光明大道：要想真正地不来不去，要想真正地不喜不忧，就必须消灭无明。正是以无明为因，才会导致后来的行、识、名色、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就是令众生流转轮回、承受痛苦的十二缘起。只有通过修持证悟空性，让轮回之因的无明彻底化为乌有，才能灭除后面紧跟而至的一系列程序，打碎十二缘起的链条，让轮回的现象不再重演，这就是十二缘起的还灭。

顺治皇帝在此偈中，通过自己不情愿投生轮回的厌离之情，向我们揭示出红尘世间的无可奈何，也间接地引出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不来不去、不喜不忧的唯一途径，就是抛却尘世，修持无上菩提！

悲欢离合多劳意，

何日清闲谁得知？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多么地消磨人的意志啊！又有谁能知道，在何年何月，我才能得到一份清闲呢？

三界六道，犹如熊熊烈火盛燃的炭坑。且不论惨不忍闻的地狱之苦、饥渴难耐的饿鬼之苦、受役遭戕的旁生之苦，即使转世于六道之中堪称善趣的人道，也不能逃离“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不欲临、求不得”的人生八苦，不能躲避悲欢离合的折磨煎熬。

生际必死、积际必尽、聚际必散、堆际必倒、高际必堕，描绘了世间层出不穷的不如人意。相依骨肉，天各一方；互憎冤家，狭路相逢，道出了人生不可逆转的万般无奈。日到中天，就必然趋于西落；月至圆满，必将会逐渐亏缺。连名扬古今、才华横溢的

苏轼都禁不住哀叹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台湾诗人席慕蓉也禁不住抱怨：“为什么 / 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 / 走得最急的都是 / 最美的时光？”

世事尘劳，无休无止；你死我活，冤冤不解。热衷名利之人，有谁甘愿抽身世外、恒处卑位？追求财禄之徒，有谁能够唾弃钱帛、视金如粪？争夺疆域之士，有谁宁肯铸剑为锄、息事宁人？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既然如此不愿舍弃，那么，世人朝思暮想的那种“静闻钟鼓响，闲对白云村”的清闲，也只能遥遥无期了。

世间难比出家人，
无牵无挂得安闲。

世间的人们是难以与出家人相比的，因为他们无牵无挂，所以能拥有一份安乐与清闲。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身处世间，就难免会为纷繁琐碎之世事所困扰，被日益泛滥之欲望所牵引。朝廷命官有恐失乌纱的担忧；黎民百姓有惧怕饥寒的顾虑；大亨巨贾们昼夜盘算着吞并对手的计谋；小商小贩们时刻算计着蝇头小利的进项；即使初涉世间的学童，都不得不为升学赶考而悬梁刺股、目不窥园……

“劳生唯有僧无事，若悟真乘老更闲。”普天之下的芸芸苍生，只有出家僧人才能做到闲静无事，如果能了悟真如实相，就能越发任运自如、海阔天空。因为出家人抛却了世间的功名利禄、情爱天伦，安分守贫、清心寡欲，才能如行云一般飘逸，似流水一般舒缓。

“住亦无求去亦闲，飘然到处是家山。”正是因为出家僧人的无拘无束、无欲无求，才能拥有白眼世事沉浮、笑对人生起落的安闲心境。“衣单两斤半，

随身十八物”的说法，也形象贴切地形容了出家人随意简朴、不受物役、不为境累的心态。

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中云：“且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咏般若，虽公王之服，八珍之膳，铿锵之声，晬晬之色，不与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能身披袈裟、手持锡杖，痛饮山涧清流、咏颂般若之音，即使公子王孙的官袍、山珍海味的美馔、铿锵悦耳的仙乐、光彩华丽的容貌，也决不与之交换。这段斩钉截铁的道白，也一语道破了出家人安贫乐道、悠闲自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宽阔胸怀。

口中吃得清和味，
身上常穿百衲衣。

口中吃着清淡平和的美味佳肴，身上时常穿着“百衲衣”。

因为袈裟是以多块零碎布片缝缀而成，直领敞袖，穿着时覆住左膊，掩于右掖，另在右肩下拖一圆环，用以扣搭，所以又称“百衲衣”。现在多用来形容缀满补丁的僧衣。

出家人每天品尝着延年益寿滋补美颜的蔬菜瓜果、大豆蛋白，既没有伤害他众性命的业债，也没有肉食毒素的侵扰。这种草衣木食的世外闲人生涯，的确是给个神仙也不愿交换的美差。

虽然在节衣缩食、物资匮乏的年代，“身穿的确良，口啖回锅肉”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梦想。但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随着化纤织物地位的一落千丈，随着肉食危害的逐渐曝光，在崇尚回归大自然的现代社会，布衣素食又成了时尚的标志。君不见，有多少时髦青年，身着缀满补丁的“百衲衣”招摇过市；有多少社会名流以茹素戒杀的行为，博得了民众的拥护。

只有清和素净的天然之味，才能培植孕育出“和光同尘，遁迹市廛”“雪夜煨芋谈禅”的心境，才能体味感受到“卷衲消寒木，扬帆寄断云”“山窗听雪敲竹”的场景。要陶冶心胸，必须具有宁静淡泊的心态；要脱离物累，必须具有高洁超然的品格；要明见心性，必须具有清澈沉寂的意境。如果能具备清高的意趣，远大的志量，贫贱岂能移？富贵岂能淫？威武岂能屈？

五湖四海为上客，
逍遥佛殿任君嘻。

无论走遍五湖四海，出家人都是最尊贵的上宾。如果能做到了无牵挂，逍遥自在，则可以任凭你在佛殿中随意嬉笑。

因为出家人唾弃了世间的功名利禄，或者隐迹潜踪，过着枕山栖石、吟风弄月，犹如鸢飞鱼跃般的生

活；或者云游四海，过着浪迹天涯、处处为家，恰似行云流水般的岁月；或者寄身禅房，过着暮鼓晨钟、六根清净，如同清风明月般的日子。

“五湖四海尽曾游，自在纵横不系舟。”“寄迹五湖外，萍蓬四海间。”从这些禅诗的字里行间，无不随意自在地向我们勾勒出云游僧人飘逸出世的道骨仙风。

有一点需要提醒诸位，以上说法都是针对身心获得自在、境界高深的成就者而言的。在没有达到一定境界之前，最好不要以云游参学为名而东奔西荡、四处游走。

在出家人行住坐卧四种威仪中，以修习寂止胜观、生发无漏智慧为主的“坐”还是最重要的。要知道，除了少数利根之人以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切以修所证之功德妙用，都是从定而发的。如果离开

了修养身心的禅定，又怎么能够获得身心的自在呢？

正如五代时期的招庆省澄禅师所云：“四威仪内坐为先，澄滤身心渐坦然。”如果身心没有抵达坦然自如、沉寂湛然的境界，又怎么能面对外境如如不动、心如止水呢？连在临济宗举足轻重的汾阳善昭禅师都摇头晃脑地唱着：“闭户疏慵叟，为僧乐坐禅。”更何况初入佛门之人呢？只怕在遭遇纷然喧闹之外境时，定力欠缺之人根本无从掌握住自己的牛鼻绳，最终只能被外境牵着鼻子走。至于“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的坚定意志，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至于“逍遥佛殿任君嘻”的说法，也是指因为出家人抛却了世间红尘的牵绊，所以能逍遥自在地在佛殿中闻思修行，使心田得以蒙受佛法甘露的滋润，自然是法喜充满、愉悦舒心。而不是指薄地凡夫可以将圣洁庄严的佛殿当作恣意逍遥、任随嬉戏之地。

所以，在没有证达万法平等之前，切不可逾越轨范、肆意放荡，做出践踏佛殿、褻渎三宝、蹂躏佛门的疯癫行为来。要知道，无知的无畏与彻悟的无畏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如果不谨慎地加以取舍，只怕有一天不幸因此而惨堕地狱，自己还浑然不知，那就是再可怜不过的事情了！

莫道僧家容易做，
皆因屡世种菩提。
虽然不是真罗汉，
也搭如来三顶衣。

不要以为出家是轻而易举之事，所有能享受出家福果的人，都是因为在多生累劫中积累培植了不可估量的菩提善根，才能获得现世的出家因缘。即使没有证达阿罗汉的果位，也能披搭起如来所传之三衣。

《大智度论》云：“孔雀虽有色严身，不如鸿雁

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菩萨本生鬘论》中也云：“出家之利，高于须弥，深于巨海，广于虚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方得成佛，三世诸佛未有不因舍家出家成佛者也。”

虽然出家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但能够哪怕在一刹那间生起出家之念的世间人，也是微乎其微的。即使生起了偶尔的出离之心，但其中的大多数人也会因为业力的制掣而无法出家。人身难得，以此难得人身出家修行，就更是难上其难。只有在生生世世中积累栽种了不可思议的菩提妙种，才有可能获得出家的机会。出家人的崇高地位，即使梵天帝释、转轮之王也无法企及。因此，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时机，辜负了这至尊至贵的僧袍。

但是，据说在世间很多小说电影的描绘中，时常会有这样的一幕：在某人生意受创、婚姻失败、家破人亡的时候，就会在众人怜悯的目光中，声泪俱下地

宣布：“我要出家了！”最终的结局，却常常是主人公卧薪尝胆之后的东山再起，历经艰辛之后的皆大欢喜，劳燕分飞之后的鸳梦重温……这些错误荒唐的诱导在世间人的潜意识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出家只是一种如同儿戏般的、暂时的逃避现实。至于出家人济世救难、度脱众生的神圣形象，已经很难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但是，圣洁庄严的寺院丛林，不是情感受挫的抚慰地，不是阻挡怨敌的避难所，更不是重出江湖的练兵场。《十轮经》云：“出家僧相，乃秽恶世间清淨幢相。”出家人沆苴兰般高洁的清淨形象，是容不得愚昧无知之人去随便玷污、任意糟蹋的。作为有智之人，应当发自内心地对出家人生起崇敬之情。

《围炉夜话》中云：“肯救人坑坎中，便是活菩萨。能脱身牢笼外，便是大英雄。”如果能生出真实无伪的出脱三界牢笼的出离心，以及救度众生于轮回

坑坎的菩提心，能够严守清净无垢的戒律，纵然不是三毒永尽的阿罗汉，也有披搭起如来三衣，成为三界供养之境的不可掠夺之权利。

兔走鸟飞东复西，
为人切莫用心机，
百年世事三更梦，
万里江山一局棋！

尽管兔子飞鸟为生计而东奔西跑，却最终逃不出网罟的困缚、猎枪的袭击。生为有头脑的人，就应当以此为鉴，千万不要为了钻营牟利而费尽心机。百年人生犹如一场梦境，万里江山也只不过是盘棋而已。

自然界的动物们往往会有人类所无法理解的习

俗——兔子喜欢上蹿下跳、鱼类³偏爱洄游产卵⁴、蜜蜂终身辛勤采蜜、候鸟忙于南北迁徙。

有位道友曾经给我描述过这样一段细节：我曾看过一部轰动一时、备受赞誉的纪录片——《迁徙的鸟》（或叫《鸟与梦飞行》），全片一百多分钟，全部拍摄的都是各种候鸟往来迁徙的过程。其中有的候鸟在一年当中要飞行上万英里的距离，其中的困苦艰辛不用描述大家也可想而知，更何况跋涉穿越途中不幸遭遇猎人偷袭的境遇？记得当时一起观看影片的好几位道友，都因枪声过后，飞雁坠落、羽毛横飞的情节而唏嘘不已。看完影片以后，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开始为动物们的忙碌辛劳、执著坚持而感慨万分……

3 鱼类：包括鲑鱼、鳟鱼、金枪鱼、青海湖湟鱼等都属于洄游性的鱼类。

4 洄游产卵：很多生殖洄游的鱼类在刚一出生之际，便跟随鱼群顺流而下，长至壮年后，又开始溯流而上。在即将回到当初出生的产卵区时，便开始了繁殖后代的工作，有的鱼类甚至因此而精疲力尽致死。在加拿大的西海岸，大批鲑鱼因洄游而死的情况，已经成了引起世界关注的一种生态现象。随着近年来河道的逐步干涸，个别不懂生态之人在水库电站项目上的盲目兴建，很多鱼类因丧失洄游环境而开始濒临绝迹。这不能不算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状。

的确，在人类看来，像候鸟这样不畏艰险，将一生的精力都用于疲于奔命实在大可不必；像鱼类一般逆流而上，舍身弃命的洄游产卵也的确令人同情；兔子的行为值得嘲笑，蜜蜂的辛劳愚蠢至极。但我们又何曾想到，它们的这些行为，都或是因为前世的习气，或是为了自己与子孙后代的生存繁衍，并不是毫无道理、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实，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类与这些动物相比，不但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冷眼世态百相，愚昧无知的人们，哪一个没有为了自己的生存、子孙的顺利而奔波劳碌，筹划算计？为了滚滚红尘中的声色犬马，为了过上穷奢极欲的日子，为了争夺颐指气使的权利，人们更是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哪怕前人已经粉身碎骨，仍然有千百万的后人会前赴后继；哪怕已经一败涂地，仍然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卷土重来的机遇……要想细述世人的千种

计谋、万种心机，恐怕用三天三夜也无法道尽。总而言之，用“人人总持用机筹”就可以恰到好处地一言以概括。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世人的自寻烦恼、庸人自扰吗？

稍有一点因果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前生今生勤积福报、甘处卑位的垫底，即使打拼得头破血流、精疲力竭，也不可能获得意想中的财富和地位。

《红楼梦》中八面玲珑、争强好胜的王熙凤，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典型。古人云：“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千万不要再重蹈王熙凤之流的覆辙了！

海灯法师因感慨于道教陈抟祖师以睡谢官的行迹，而有“梦短梦长总一沓，先生不识有春秋”的溢美之词。的确如此，无论是夜阑人静的三更短梦，还是人生百年的悠长之梦，都只不过是水中的浮泡、镜

中的影像、沙漠的阳焰、奇异的幻术而已。佛经云：“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梦，圣贤出世兮如电，国土犹如水上泡，无常生灭日迁变。”“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财色、名利、食睡，都是虚幻不实的东西，如同空中的浮云一般，缥缈不定、无有实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都是无常迁流、了不可得的本体。沧海桑田、四大皆空，器情世间的一切万法，都不能超离苦、空、无常、无我的行相，都是如梦如幻的虚无影迹，都像棋盘中的虚构战局。

沉迷对弈之人，虽然会为棋盘中的调兵遣将，假想中的国土江山而争得面红耳赤；沉醉梦境的人，也会因梦中的收获与付出、中意与厌憎而患得患失，乐哀怒喜。但在棋局结束、恍然猛醒之后，一般都会将这一切抛之脑后而不予在意。但是，在面对人生大梦、三界棋局之时，又有几个人能够进退自如、收放

得体呢？

作为修行人，在了知人生本质之后，我们就不应该再一味沉湎于无休止的世事之中。要知道，无论怎样的美饌珍馐，在“下喉三寸”之后，又能“成何用”呢？无论怎样的锦缎华服，在人老珠黄之后，又岂能掩饰岁月的痕迹？无论怎样的丰功伟业、光宗耀祖，可否能出离三界、永脱轮回？如果不能了生脱死、明心见性，如果不能离苦得乐、超凡入圣，就只能永远徘徊于三界、流浪于六道。

我们不能受制于五欲六尘，我们不能沾染了世俗之气，既然落发出家，就应有“穿衣唯求蔽体，饮食只为充饥”的浩然之气，只有在安详和谐的心境中，才能体悟清静无为的自性世界，彻见光明无碍的自然本体。

禹尊九州汤伐夏，

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来多少英雄汉，
南北山头卧土泥！

大禹尊崇于九州，商汤讨伐了夏桀，秦王吞并了六国，刘邦登上了王位。自古以来，有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最终都只能横卧山头，化为泥土。

所谓“九州”，是指殤、瀚、宁、澜、中、宛、越、云、雷九州。也有说是：衮、冀、青、徐、豫、荆、扬、雍、梁九州的。

大禹是中国古代继尧、舜之后第三位公认的“英主”，他勇敢地接受舜的指令去治理危害百姓的洪水。在治水期间，大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领导众人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将肆虐一时的洪水引向了大海。并因此而得到了九州百姓的拥戴尊崇，具备了斩

杀胆敢怠慢己命的部落首领防风氏的势力，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因其暴虐无道、作恶多端并且荒淫无度，而使民生凋敝、众叛亲离。成汤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首先争取到了众多方国的支持，然后又兴兵伐夏、起义革命，由于深得人心，故得以连连取胜，最终将曾经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夏桀流放到了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直至其寿终而亡，并由此而建立了商朝之大业。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他先后消灭了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在统一六国之后，他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以修建豪华的阿房宫、骊山墓，以及驰名中外的万里长城。他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并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以炫耀声威。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

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至东海求助于神仙，虽然耗费了无以数计的人力物力，却未能幸免终究一死的结局。

刘邦是西汉的开国皇帝，人称汉高祖。他凭借英俊的相貌、反叛的天性、出众的才智、超人的胆识，从出身贫寒的浪子，一举成为反秦主力，继而与西楚霸王项羽进行了争夺帝位的楚汉之战。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大胆地任用了萧何、陈平、张良、韩信等英勇善战、出类拔萃的将领，致使对手节节败退。长达四年多的战争，终于以项羽自刎于乌江而落幕。从而统一了天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王朝——西汉。

但是，无论是以上这些功盖乾坤、名垂千古的明君，以及万民切齿、遗臭万年的暴君；还是驰骋疆场、战功累累的武将，以及雄才大略、足智多谋的文臣，哪怕其美誉传扬于南北，豪气纵横于天地，黎民仰如星斗、诸侯敬如神器，哪怕其“雄姿英发，羽扇

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终究抵不过死主的进攻、阎罗的宣判，只能落得“一抔净土掩风流”的结局。就像《好了歌》中所唱的一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但是，正如《入菩萨行论》中所云：“智者纵历苦，不乱心澄明，奋战诸烦恼，虽生多害苦，然应轻彼苦，力克嗔等敌，制惑真勇士，余唯弑尸者。”只有历经诸多苦难却不乱心志，敢于与烦恼英勇作战，立誓冲出三界之坚固重围，拯救众生于水深火热，并最终获得自在的佛门将士，才是真正的英雄勇士。

所谓“智不住三有，悲不住涅槃”，就是说，因为菩萨勇士们已经获证了究竟的自然本智，不会受制于生灭无常的三有，所以获得了无生无灭的永恒；又因为菩萨勇士们消除了一切执著，具有无与伦比的大悲之心，所以不会耽著于涅槃寂灭，而是毫无畏惧地奔赴轮回，救拔众生于苦难之中。这种无私无畏并获

证无生无灭的勇士，难道不是真正永恒的英雄吗？

数英雄人物，还看空门！

黄袍换却紫袈裟，
只为当初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
缘何落在帝皇家！

只因为当初的一念之差，便用黄袍换去了紫色的袈裟；我本来是西方的一名出家人，却为什么会转世投生于帝皇之家呢？

所谓“衲子”，也即出家人的另一种别称。许多年老的僧人，常常以“老衲”自称。

所谓“西方”，既可指被称为极乐世界的西方刹土，也可指唐玄奘西天取经的印度天竺之国。此处如果理解为极乐世界，虽然与顺治被世人共称为三大文

殊化身皇帝⁵之一的身份相符，但乘愿再来娑婆世界，已经获得大彻大悟的菩萨勇士，是不可能有畏惧轮回的后悔之意的。即使偈颂中所流露的沮丧之情是菩萨的一种显现，也不可能出现一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来自西方世界的菩萨，一边悔恨不迭、懊丧不已地连连抱怨不该来此肮脏污浊之地的情形。因此，此处的“西方”，应当是指印度。

能够投生为举世尊崇、万人敬仰的皇子，是多少世人朝思暮想、艳羡渴慕的地位啊！但在顺治皇帝的心目中，身着黄袍的帝皇之躯又怎能与身披紫色袈裟、尊贵神圣的出家之身相提并论呢？对于自己如今漂泊沦落到这步田地的境况，顺治的追悔、伤感与厌倦，也在此偈中难以抑制地溢之于言表之间。

至于“我本西方一衲子”的出处，究竟是顺治得受了高人指点，还是修得了宿命通，本人不得而知。

5 其他两位分别为乾隆与康熙。

但是，既然能生起如此难能可贵的强烈出离之念，多半是有前世出家之缘的结果。因此，顺治皇帝的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是平白无故的信口开河。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初一念差”，顺治皇帝将此刻所流落的处境，归咎于当初的一念之差，也并不是无根无据的。古人云：“一事不谨，即貽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貽百年之患。”对于修行人而言，如果没有对清净刹土生起信乐之念，如果没有在临终之际生起往生净土的意愿，是绝不可能无缘无故而获得往生的。只有在真实意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往生净土、脱离轮回。

《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云：“阿难陀，若有众生，甚至一发心随念如来，欲往生彼刹，于讲授甚深妙法时，苦行及不懈怠，不怯不畏，甚至一发心观想善逝阿弥陀佛，生起意乐者，彼等于梦中能见善逝阿弥陀佛，终将往生极乐世界，于无上真实圆满菩提

道中不退转。阿难陀，彼诸善逝照见实相故，于无量无边十方世界中，皆已念诵如来阿弥陀佛名号，并称扬赞叹阿弥陀佛。”《无死鼓声总持经》云：“具信善男或善女，谁有信心、胜解及恭敬心，将往生净土。”《大乘无量寿经》云：“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无垢光尊者在《窍诀宝藏论》中，也以“获得解脱二种之六法”，宣说了中阴解脱的窍诀。

由此可见，在汉藏的诸大经论中，都再三强调了意念——哪怕是一刹那之意念，在解脱往生的关键问题上，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顺治皇帝在此偈中，以自己的沉痛代价为教材，意在告诫后人：一定要吸取前车之鉴，千万不要因现世的一念之差而在无数个来世抱恨终身了！

十八年来不自由，
南征北战几时休？
朕今撒手归西去，
管你万代与千秋。

十八年以来，从未获得过一时一刻的自由，这种南征北战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啊？现在，我立誓要抛下这一切，去追寻西方刹土的安乐，管你什么大清帝国的千秋万代，兴亡成败！

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避免战争的威胁。为了扩充自己的疆域，就必须发动战争；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就必须遭遇战争。保证江山国土的金瓯无缺，是每一位主持朝政的帝王所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满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年轻的顺治是任重而道远的。纵使他毫无“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纵使他一心向

佛、无心恋战，在战乱四起的年代，也采纳各方意见，制定了重抚轻剿的策略，但是，从他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直至二十四岁出家的十八年中，也经历了从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袞率清军于山海关击败大顺军，从而占领北京城的山海关之战，以及剿灭弘光、大西、鲁王、隆武诸政权，直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大小等级不同、历时长短各异的多次战争。

而在君臣之间、宫廷内部所爆发的没有硝烟之战争的残酷性，更是比短兵相见、枪炮相向的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这种狼烟蜂起、四面楚歌的现状，顺治终于按捺不住，将长久埋藏于心中的不满与厌恶酣畅淋漓地发泄出来：“朕今撒手归西去，管你万代与千秋！”将万人垂涎的紫禁城之龙庭高座抛之于脑后，一副“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悠然出世之心活脱脱地跃

然纸上。由此可知，顺治皇帝毅然决然地背弃红尘之心，已呈千军万马也不可阻挡之势。

在对顺治皇帝的出离之心由衷钦佩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绵延不断的战争之灾而深感悲哀。自有人类史以来，历代的统治者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乐此不疲地招兵买马、穷兵黩武，置无辜百姓的和平安宁于不顾，发动了无以数计的战争。无量生灵惨遭涂炭，无边苍生家破人亡，历经浩劫的人们，多么希望能有祥和宁静的一天啊！

古德云：“千百年来碗裏羹，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慈受禅师也云：“世上多杀生，遂有刀兵劫；负命杀汝身；欠财焚汝宅；离散汝妻子，曾破他巢穴；报应各相当，洗耳听佛说。”连英国的华尔绪博士都深有体会地说：“要想避免人类流血，便须从餐桌上做起。”由此可见，残杀无辜生灵、捣毁鸟兽家园，就是刀兵之劫、

妻离子散的主要因素。如果想避免战争的侵害，如果不想遭遇流离失所的下场，就必须停止戕杀生命的暴行。作为修行人，我们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散播慈爱、倡导和平的典范！

结语

大持明者班玛班扎云：“见由无明业惑所产生，三界犹如炽燃之火坑，以出离心持一解脱戒，功德之本乃第一要道。”三界六道，的确如同炽烈焚燃之火坑，它使我们受尽了焦灼之苦，只有在出离心的前提下，受持清净的解脱之戒，才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源泉，才是迈向解脱的当务之急。

《赞戒论》云：“若于殊胜佛法起信心，仅剃头发披红黄僧衣，果报今来善因得增长，经说种种善聚妙功德。”《神变经》也云：“何者三界诸众生，皆

为引入菩提道，发心坚定圆劫中，布施儿女妻子等。何人以发菩提心，随学善逝之轨迹，发心出家跨一步，此福已胜前功德。”出家的功德，实在是山不能测、海不能量，文字不可描绘，言语无法尽述的。身为因出家而倍感受益匪浅的一分子，我真诚地希望周围的人也能真正生起坚定不移的出家之念。即便因种种原因而不能出家，也能做到恭敬出家僧众，并真心诚意地随喜赞叹他人的出家行为。

在此，我将自己的这份拳拳之情，借助以上文字表达出来，但愿以这份真情，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有缘之人能以此为缘，逐渐由世间而出世，由在家而出家，由邪入正，由迷转悟，由梦而醒，由苦得乐，由凡入圣，由烦恼转菩提，由热恼而清凉，最终抵达光明自在的清静法界。

让我们再一次至真至诚地发愿：“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净戒，无垢无破无

穿漏。”“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
世世不舍离！”

2004年9月9日

形象僧人索达吉

书于瑟瑟秋风兴起之喇荣

持戒功德如意宝树

索达吉堪布·著

顶礼作明佛母！

佛经云：“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等持王经》云：“经恒沙数劫，无量诸佛前，供养诸幢幡，灯鬘饮食等。若于正法坏，佛教将灭时，日夜持一戒，其福胜于彼。”此是说往昔佛法兴盛时，在百千万劫中，于十方诸佛前，守持圆满戒而作种种供养的功德，不能与在末法时代一日中受持一学处（戒律）的功德相比。又一日持戒的功德亦胜过百年布施财物之功德，如《宝积经》云：“何者

清净心，百年发布施，何者一日中，净戒福胜彼。”

《比丘教言经》亦云：“解信律学处，彼者一日中，积福无边际，成就如来果。”此外，藏土大德乔美仁波切云：“僧人戒清净，最胜之神变。”因此，成就神变并不奇特，而在末法时代中，守持清净戒律者，乃真实难得难为之奇特神变也。麦彭仁波切的弟子丹增诺吾说：若出家人得神变飞于空中，我不感稀有，若在末法时代，一比丘未犯四根本和十三僧残罪，则真是稀有难得。他一生中严持律仪，后来圆寂时，往东方迈七步后说：“我是邬金莲花生，无生无死之佛陀，菩提心体无偏袒，沙门八果离虚名。”说完即示涅槃，其传记中有详说。如实以身教明示出家人不应盲求神通神变等，而应恒持净戒。印度龙树菩萨云：“戒如动静之大地，一切功德之根本。”汉土古德满益大师亦在《重治毗尼事义集要》中说明了持戒的功德，彼云：“持戒如地，万善由此而生成；持戒如城，魔障藉此而远离。”净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师亦云：“持

戒一法，乃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第一要道也。”《赞戒颂》云：“何者若持清净戒，虽无闻思修等德，彼人亡时行净土，是乃无欺缘起也。”

尤其是出家持戒的功德更为无量，《阿难出家经》云：“若发愿出家，向寂静处跨一步之功德，已胜过诸三千界众生，于数劫中布施妻子儿女之福德。”如是可想而知，有人虽无一生出家的缘分，但发愿想要出家，或者短期出家，亦以佛经教证有无量功德。如今在泰国、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都有短期出家的风气，我认为这种做法必有无边殊胜利益。但藏汉众多人普遍认为：一人出家，即应自始至终做出家人，若出家后又以因缘不具而舍戒还俗是不应该的。每见有人还俗时，人人会产生“此人最好首先一开始就不出家”的看法。确实，从世间法的角度而言，应该如是。然从持戒的功德来看，尚是出家为妙，因为短期持戒的功德已远胜舍戒或破戒所生之过

患故。《神变经》云：“何者三界诸众生，皆为引入菩提道，发心坚定圆劫中，布施儿女妻子等。何人以发菩提心，随学善逝之轨迹，发心出家跨一步，此福已胜前功德。”在佛经中说三世诸佛最后成道时，皆是以出家身相而成就。其余经说：“凡在释迦牟尼佛教下受持一种戒律以上者，将于弥勒菩萨成佛转法轮时成为首批眷属。”因此今时持戒者，应生欢喜心，若自虽无机缘持戒，亦应随喜彼等功德。甚至仅仅披上出家僧衣，亦有无边功德，如《地藏十轮经》云：“凡披出家僧衣者，诸邪魔外道，魔王夜叉等，皆不能损害彼者。”宁玛派大德华智仁波切亦云：“净戒饰着僧衣者，享用一日三宝财，其能消尽诸财障。”哪怕仅着上僧衣者，亦较一般在家俗人具有不共同之殊胜，藏人俗话说：“数百在家人，不如一僧人。”如是所说也。因此见闻出家人时，应当恭敬。往昔阿底峡尊者不论见到任何大小僧人，他都摘帽、合掌、恭敬、承事等。持居士戒者，亦有上述功德故，一切

律仪，当护如眼。大家应学米纳更桑曲扎仁波切，他终生严持戒律，造戒赞、注释等甚多论典，次后圆寂时，他边拭擦钵盂，边诵：“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净戒，无垢无破无穿漏。”便安详涅槃也。

此善回向诸有情，生生世世清净戒，
诸佛菩萨尽欢喜，圆满智慧辩才海。

于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南方摩尼宝洲四周透风之木房里，以冻僵之手写下此文。善哉！

1997年1月1日

修学的旅途

索达吉堪布·著

喇嘛钦！

在“五·一”“五·四”节日期间，举国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皆共休放假十日。此时我想，我在书卷中一直工作已相当疲倦劳累，也应该休息十分钟。但休息的方式因人而异，懒惰的人可能是卧眠于床睡一个长长的懒觉；而年轻人，比如像以前我在做小孩的时候，则可能是到外面的草坪河畔同小伙伴们一道蹦蹦跳跳；可我现在却愿在庭院里喝一杯茶，以此放松自己的身心。

于是，我信步走到庭院中。此时正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园中的小草在返青，前面的灌木丛也已长出新嫩的芽儿，远处房顶上的喜鹊等鸟儿们则唱起了悦耳动听的歌声，远方东山的肩上，太阳美女正露出她那迷人的笑脸呢！

彼时，正当我在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时光，刹那间，外缘俱灭，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个似真非真的故事：

在汉地一座经济文化异常发达的城市中，商场鳞次栉比、高楼大厦林立，人们摩肩接踵，汽车终日川流不息，入夜则是一片灯火辉煌。但在如此繁荣发达、热闹非凡的世界里，却生活着一个个痛苦的灵魂、迷茫的灵魂、孤独的灵魂、贪婪饥渴折磨着的灵魂……而此中有三位年轻人看破世间生活的假象，对轮回生起了强烈的厌离心，希求寻找一条究竟的归宿。

于是，这三位年轻人到附近的寺院，在一位名僧前剃度出家，师父为他们分别取名为龙施、龙定、龙智。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在那里除了烧香磕头赶经忏而外，真正佛法方面的闻思修行几乎仅是形式而已，特别是因为没有调心的窍诀和具善巧方便的引导上师，内心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虽然外表上穿着的是表示解脱的僧装，而心中的痛苦烦恼却与在家时相差无几。

正当此时，有消息传来说在藏地雪域有一位精通显密、三学圆满的大德名为无畏大师，正为弟子广传正法。于是三位年青僧人的心中又重新生起了一丝希望，他们当即离开那庸俗修学的环境，前往白云悠悠、绿草鲜花遍野的雪域。

在路上，他们遇到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当这位老人听说他们要去朝拜无畏大师时，立即双手合十、泪流满面，并向前方顶礼，之后告诉他们说：“就在

前方金色的草原上，太阳升起的地方，住着一位狮子王一般的无畏大师，他是诸佛菩萨的真正化身，为着浊世的苦难有情而降生，是末世众生的真正依怙和唯一皈处。你们赶快去吧！若是有幸能成为这位罕世难逢的大师足下的一名弟子，真是千百万人中难得一人，难得的奇妙因缘和难得的福分啊！”

听了这番话后，三位年青僧人生起了无比的信心，发愿在没有学到究竟成就的佛法之前，绝不离开上师。

后来，当他们见到无畏大师表明自己的心意后，上师慈悲地摄受了他们。于是龙施和尚在南方的草坪上修一座宽敞的木头房子，室内装饰得颇为舒适华丽。但他虽然聪明能干，而性格却如浮萍般随外境的风飘浮不定，心里总是妄想纷飞，计划层出不穷，身体经常忙忙碌碌于一些与正法无关的世间琐事。

龙定和尚在北方的树林中建了一所简陋的茅草棚，他为人比较愚钝，但人格特别稳重，并喜欢实修，对上师和道友为主的一切皆能以清净心来看待。

在其地的中央、鲜花盛开的地方，龙智和尚则修了一个小玻璃房，他智慧深广聪颖豁达，白日夜晚都不放逸地进行闻思修，行为也不易受别人的影响，事事以上师所传的世间及出世间的教言为准绳依据，性格稳重如山，并且他对一切众生皆以平等心慈悲相待，喜欢广积福智资粮。

三人的性格和智能虽各不相同，但上师为他们都传授了教言和即生就能获得成就的殊胜法要。于是，他们在上师的身边过着清净的闻思修行生活。他们的饮食、住房等物质条件虽不如大城市那样优越便利，但每日都是在闻思和背诵经论等浓厚的佛法气氛中度过，在简朴的生活中，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安乐，这是他们一生中都难以忘怀，最为美好的一段时光。

刚开始，他们都非常精进，每天勤于闻思，并且坚持过午不食、夜不倒单地进行苦修。龙施在表面上虽然显现得同样勤奋修持，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与佛法并未相应。当后来遇到一些恶友等外缘变化时，他就开始胡思乱想，把原来少许的信心苗芽摧毁殆尽，最后对上师和佛法生起邪见，依止几年后就离开了上师。

因佛法没有真正深入内心，这样心就不断地受恶劣的外境转动。离开了善知识和清净修学环境的龙施回到尘世后，他所生活之处是一个万人之中也无有一人信仰佛法的边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原来作为出家人的标志——僧衣以及清净行为全都隐没，因贪恋外境欲尘又沉入了世俗家庭的樊笼之中。

轮回诸法皆痛苦，他并未享受到人世间所谓的美好与幸福。成家不久，他与妻子俩人的感情就像春天的彩虹一般，迅速消逝得无影无踪，他们的生活在每

日不断的吵闹、谩骂和争斗中痛苦地延续着。为了维持生计，还俗后的龙施还要时常出外寻找工作，不管是多么辛苦和繁重的劳作，只要有钱，他都愿意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每日的生活，否则就只有忍饥挨饿。

一次，他的妻子到一位朋友家做客，当时来宾大多为当地的大亨显贵，那些阔佬权贵们的气势、举止以及富丽衣饰令她自惭形秽，内心羡慕不已。回家后，妻子就指着他鼻子骂道：“瞧瞧别人，你每月挣的几百元还不够别人身上的一条领带钱。一官半职也没有，瞧你这个窝囊废，给别人当奴仆都不配！”

听到如此尖酸刻薄的话，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刺伤，望着妻子那贪婪和一脸鄙夷的神色，想起他俩婚前婚后的生活经历，不由痛苦而又后悔地对她说道：“原来我以为你美若天仙，现在才知道女人是魔女和红面罗刹女的本性！你们女人在生活得自由自

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还比较逗人喜爱，但在愁闷不乐和发怒的时候，却是如此丑陋可怕！”艰难地度过了几年后，他的妻子即与别的男人私奔，只为他留下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儿。

为了抚养孩子，迫于生活压力，他就到饭店打工，老板吩咐他每天洗菜杀鱼。当他手拿活鱼，就想起自己曾在上师面前发愿不再杀生，这样一边回忆，一边流泪着说道：“我生活得太窝囊了，不得不如此啊！弥勒菩萨曾言，无缘恶劣众生，即便是佛陀亲临也无法得度，此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啊！”这样，他每日都要宰杀不少活鱼，造下了无数的恶业。

良心泯灭的恶人无恶不作，为了贪图享受和安逸，他首先把大儿子卖给了他人，造下了严重的贩卖人口罪，接着又做偷盗等种种恶行，最终锒铛入狱。

在狱中，他时常受到狱卒们的棍打鞭抽，拳

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狱卒们还常常无缘无故地不给他吃喝，并向他脸上吐唾液，骂他为“畜生、狗屎……”，就这样受着地狱饿鬼般的痛苦折磨。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调查，他生前所犯的罪行全部得以暴露，因罪行严重，被判处为立即处死的极刑，立即执行。在准备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前夕，因业力现前，看管他的监守在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把他狠狠地毒打了一顿，致使他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后来他就趴在地上，用身上的鲜血在自己破烂的衣服上写下了这么一首临终遗书：

悔啊悔！我曾是：

如佛上师足下一弟子，

也获亲传甘露般教诲。

然吾未修仅喜语戏论，

法未入心妄造众罪业。

今遭毒打明日脑将裂，
今生坐监来世赴地狱。

苦啊苦！实在苦：

有血有肉有心之人谨谨记，
陷入此境无法摆脱真惨凄！

第二天，执行枪决的悲惨过程……（在《悲惨世界》一书中以隐义的形式宣讲过，在此就不再讲述。）他死后，他那最小的孩子因失去父母无人照顾，就手拿一个大瓷碗，在街头巷尾漫无边际地漂游流浪，并时常拉着善男信女们的衣服乞求布施，过着凄凉的乞丐生活。

一幕幕的画面在脑海中不断地显现，到这里，我揉了揉双眼，喝了一口茶，心想龙定和尚的命运又该如何呢？千万不要让我再看到类似这样的情景，否则心脏病可能就要发作了。

在寺院闻思期间，龙定的精进力虽然有限，但信心坚定、人格稳重。在七年依止上师的过程中，他视上师为真佛，把教言当成对治烦恼愚痴的灵丹妙药，时时观察自己的过失，并把上师每日所传讲的法义真正融入了自心。他以华智仁波切的《自我教言》中所讲的“身体恒时应有心，床榻恒时应有身，心中恒时应放松”来要求自己，整日坐在屋内静修。他一生中以专修《大圆满心性休息》为主，在所有的传承上师中，对无垢光尊者有不共的信心。

通过广博的闻思修学，他断除了见解上的增益，遣除了修行道上的各种疑惑，并获得传承上师的意传加持。后经上师悦意开许离开藏地后，首先朝拜了峨眉山，继之普陀山、九华山，最后在五台山的一个仙人坐禅式的山腰处选择了一所寂静山洞，在此长期闭关专修。

他所居住的山洞背面是一个长满了药树、鲜果的

森林，林中有各种鸟儿欢乐地鸣吟，前面是一方绿草地，有文殊开智花等各种五彩缤纷的花儿盛开，一条清澈的小溪在洞前的山岩中静静地流淌着。白日，灿烂的阳光洒进洞中，夜晚，皎洁的月光照临洞前，她的清辉息灭了外境的酷热和内心的烦恼，为深山中的修行人带来了清凉和喜乐。居住在这胜过天界乐园的寂静圣境，使人迅速生起出离、大悲、禅定和智慧等功德。

龙定在一生之中仅摄受了少数几位弟子，没有广弘佛法。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山洞中闭关专修大圆满，念诵了七亿遍文殊心咒。远处的人们经常看见，在他居住的山洞上经常有五颜六色的光圈环绕。老虎、梅花鹿、兔儿等动物也时常温顺地俯在他的面前听经闻法。通过精进实修，世俗分别念完全融于法界，他的心在大圆满的本性中得到了彻底的休息，在最后的六月四日清晨，他在一页黄纸上给后人留下了

教言：

我本具缚一凡夫，曾做猎人造罪业，
幸遇上师三宝尊，密法加持不可思，
以我信心精勤力，今生已获文殊果，
但愿后世具缘辈，如我修学证菩提。

写完，五彩的虹光遍满整个山谷，龙定身化光蕴融入虚空，只在其衣服中留下了头发和指甲。在他身化虹光的同时，在山洞附近的蚂蚁、小鸟等幼小动物们也同样获得了成就。

至此，我的心得到稍许的安慰，冲淡了刚才的悲哀气氛，心想龙智和尚是否也不负诸佛菩萨及上师的深恩厚望呢？这个分别念一闪而过之后，紧接着，龙智的身影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

龙智和尚在上师座下时，为了探明佛理尤其热衷

于辩论。他昼夜不懈地精勤努力，常年如一日，为此通达并背诵了以五部大论为主的许多显密经典，并研究了各种教派。他依止上师达十五年，显密论典及窍诀全部圆满获得。

上师快接近圆寂时，开许他在各地弘扬佛法，无畏上师说：“我对你有三个希望：第一，在遇到违缘逆境时，希望你不忘祈祷上师三宝；第二，希望你尽自己的能力多多放生，其他善业，若自心不净，就无有功德，而放生时无论心净不净，皆直接对众生有利，有不可思议的善果，龙树菩萨云：‘哪怕是放一条生命，其功德也无法衡量！’；第三，在此末法时代，佛法衰败，致力于讲经说法的人极其稀少，希望你在各地广弘圣教。在末法时代，哪怕仅使一人心生一刹那的信心，或是以各种方便善巧仅使一人皈依佛门，其功德也不可思议，这也就是在弘扬佛法。”

后来他返回汉地，建立道场，广设法筵。当时有

些法师的讲经说法对信众利益微小，但他因上师慈悲摄受和传承清净的缘故，每一次传讲佛法及开示皆能深入人心，对人们的利益特别深远广大，如是在各种人群中广树了真正闻思修的胜幢。

在圣教受到世间外道邪宗的攻击时，他手舞智慧宝剑斩断了人们的愚痴迷网，以狮吼之声动摇、摧破了各种邪见我慢之山。当他在世间具有一定威望之时，有不少女人也时时以美色引诱，但他以坚定的正知正念而洁白无染，犹如佛赞中所云：“娇媚多姿的魔女也不能动您一丝毫毛。”如是戒、定、慧等功德日臻完美，明显超越于其他的高僧大德，犹如天上日月当空，光芒万丈。因此他的弟子也日益增多，从而在各地广建显密融合的寺庙、学院，在各城纷纷设立放生会、放生池及放生碑，为人类的放生护生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因声名远

播，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敬仰。各国的信众、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乃至首相总统，皆争迎他到各自的国土去讲学，他每日的生活都是在掌声与鲜花之中度过。

因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声名显赫、威望卓著，他以一人的能力与号召力影响了整个世界，他摄受了成千上万的四众弟子，尤其是到那些连佛名也无以得闻的偏僻地方传扬佛法，使无数的人们皈依了佛门。

在一生的弘法利生过程中，他所培养的弟子中有一百零八位虹身成就者，往生净土的信士更是无数，尤其是他留下的著作，在圆寂后几百年中，仍发出智慧的光芒，遣除无数愚众心中的痴暗，对后代有情有着巨大的利益。

三位修行者的不同经历，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显现完之后，我抬起头，突然看见一只乌鸦正站在远处

的一棵树上仰望虚空，不断地高唱“啊”字之歌，随着这一声声的“啊、啊……”，我就稍许安住于明空本性之中，出定时不胜感叹地仰天叹息道：“同时赴藏求学，依止同样的上师，有的人身败名裂，有的人则功成名就，真让人感到既悲哀又欢喜啊！”

实际上，我们每一位修行者面前都摆着许多条不同的道路，但最主要者就是以上三条，我们要走哪条道路呢？全在于自己。释迦牟尼佛也曾说：“吾为汝说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当然我也明白，对我本人而言，无有修证，本无资格与能力为大家指示解脱之道，但佛法无论出自何人之口，也必定会是对人们有利益的。我一生中极为景仰和崇拜的乔美仁波切也曾讲过：“自己虽无修证，然宣讲如理佛法却可对众生造作利益。犹聋人敲鼓，自己虽无闻，然动他人心。”因此，有缘之人现在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了，现在作选择并非为迟。对此，望大家善加观

察并切切牢牢地记在心中！

若修行的道路上遇到违缘，时常祈祷上师即是一种殊胜的除障方法，如大成就者邬金丹增诺吾所云：

“然亦会遭恶魔之危害，恒以恭敬清淨之信心，猛厉祈祷上师莲花生，决定不为违缘所转变。”要想修行成功，我们就应祈求上师加持，若能心融入于法、法趣入于道，之后遣除道障，就可断迷开悟！这个道理在无垢光尊者的《四法宝鬘论》中有广讲，真切希望修行者能认真研究这部宝典。

以上既是过去的故事，也是现在的教言，同时也成为对未来的预测或授记。它本有广中略义，此为最略的宣说。对此，具信心之人当作为自己修行的一面镜子，如小孩之人则把它看作为童话、故事，喜爱观赏节目之人则可能把它编演成小品戏剧，也许大多数的人看了一遍就把它扔到一边去了。

到这里，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正好刚过十分钟，再看看旁边杯里的茶水，也早已凉了，本想出来放松一下疲劳的身心，在脑海中却又不自主地浮现出了这么多的思绪，本想一笑忘却了之，然回到书桌前，却信手记录了这一段自心所现的故事。无论如何，若有善根，回向众生，并祝愿吉祥如意！

2001年“五·一”节期间以此精神食粮供养诸有缘之人，祝愿大家节日愉快，在以后的修行旅途中一帆风顺、早登彼岸。

索达吉

红尘中的佛光

——演艺圈明星皈依佛门之剖析

索达吉堪布·著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斥着邪见与欲望的社会中，直接向众生讲述佛法的甚深义理，恐怕不但打动不了多少听众，反而会引起一些愚痴者及怀抱极大偏见与误解者的憎恶、厌烦、错解甚或诽谤。在这种情况下，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他们能够理解并接受的语言和事例，在佛法的观照下，既不失佛法本义，又方便善巧地随顺世人的思维习惯，然后再向广大民众宣讲

佛理，这种方法也许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讲法策略。故我在这篇文章中既以世间语言宣说不违佛法正理，且能完全印证佛陀所言的世间正见，并真诚希望一切有缘见闻触到此篇文章的读者，自此后都能在心相续中生起善妙之心及向道之意。特别是那些终生沉迷于娱乐圈中的人物，以及把全部身心都扑在明星身上的非明星的追星族们，也都能在心中生起真正的智慧与慈爱之意。

这篇短文主要阐释一些明星的学佛之路及学佛心态，因时下毕竟有为数不少的演艺界名人皈依佛门。他们的目的及动机如何、闪光点或盲点又何在，这些问题相信也是不少读者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提笔行文之前，我忽然想到了弘一法师，这位出家前曾也风光一时的文艺界名流。别的暂且不说，单是那首由他重新配词的《送别》就不知使多少天涯游子泪满衣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每当耳边

响起这熟悉的旋律，人生自是常恨水常东的悲凉况味便不觉油然而生，无常的感觉顿时强烈地占满心头。

所以很是为李叔同后来的出家所感动，如果他继续留在文艺圈的话，我不知道文学史上多一个或少一个李叔同，会对文学史产生多少致命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他的出家证道，并成为现代律宗之祖师，不仅他自己，更有太多的有缘众因之而得以走上彻底摆脱轮回的菩提正道。是想让几首诗词或几篇文章在浩瀚时空中占据永不褪色的位置重要，还是自他的彻底觉悟与自在更有价值与意义？

现在，同样有一些身处名利场中心位置的人跟上了弘一法师的脚步，他们的学佛向道之心同样值得我们深深地为之赞叹并随喜祝福。我原本对演艺圈的情况所知甚少，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明星纷纷皈依佛门的消息，从此后才开始陆陆续续地搜集某些相关资料，以下即主要依据这些资料展开正

文之宣说。

曾有一位道友这样描述她所观看的一场演出的情景：“那个香港天皇巨星离开北京工人体育场后，我无意间扫视了一下偌大的演出现场，忽然发现场地上有无数双被拥挤的歌迷踩踏、挤丢的鞋子。”这幅画面的确有些镜头感，可想而知那些狂热的男女老少为一睹巨星风采，脚下是如何地拼命挤踹。

每当这个场景浮现于脑海中时，总有一抹苦笑不期然掠过嘴角，一种深深的遗憾同时便开始弥漫心间。不知道这些追星族们在丢掉鞋子的同时，还将什么最应珍视的东西也一并失落。这种丧失理性的“忘我”，什么时候才能用在它应该发挥作用的场合呢？

至于他们追捧的明星所属之演艺圈，大概可算作这个世界上最令凡俗之士心仪的社会小阶层了。单看看明星们每回出席新闻发布会或参加演出时的阵势，

你就能体会得出什么叫纸醉金迷、什么叫人头攒动、什么叫歇斯底里、什么叫风光无限。这么说绝无嘲讽观者与被观之明星的意味，只是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演艺圈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能在内里抛头露面当然可谓名利双收；即便普通观众也可借助别人的赫赫声威，想象式地安慰自己的弱小心灵。特别是在演出现场，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呐喊、吼叫，完全可以让一个人暂时忘却自己作为小人物的真实处境，似乎在此时，自己与明星是一体的。

然而就在这处于万丈红尘最光耀之处的演艺圈里，却时不时传来演艺圈明星们皈依佛门的消息，这阵阵凉风自然就与滚滚热浪显得有些不相协调，个中原因还需仔细探究一番。

一、李娜的出家

对内地广大歌迷来说，歌手李娜的出家可算是当年的一条爆炸性新闻了。1996、1997 之际，正当李娜歌唱技艺处于巅峰状态之时，她却急流勇退，毅然决然地在山西五台山削去青丝、落发为尼，后又到美国专志学佛。她的出家之举应算是演艺圈人士中学佛、向佛的代表性个案，故首先在这里予以阐述。

当时有一篇报道曾这样议论道：“这不是一盏青灯古佛，毁了一生前程么？”李娜的一位朋友则如是评论说：“李娜出家是她经过长期思考后做出的理性决定，毫无沽名钓誉之嫌，更没有功成身退的意思。恰恰相反，她之学佛，就是对中国音乐界走不出世界的挑战，她是通过学佛，从佛音中领悟音乐的大智大慧。她这样做，就是为明天闯世界积累本钱。”还有一篇文章则分析了时人揣测李娜出家的几种原因：

“一是对现实不满，出家欲逃避生活中的困扰；二是婚恋失意，看透了儿女间的情短意长；……”

面对这种种评论，真让人有一种无话可说的悲哀与无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将出家人与官场、情场失意，精神有问题，不忠不孝，别有用心，逃避责任与义务等等负面评论联系在一起。照这种观点看来，寺庙似乎是天下落难者的大本营；佛教就仿佛是麻醉人的悲观剂，让你在一种无可言说的绝望中，守着青灯古佛自欺欺人地度过一生。不想再做过多说明，谎言重复一千遍后也能摇身一变成为真理，偏见的诞生也情同此理，还是让事实本身去发言吧。

就我个人而言，并不太了解李娜，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她曾为一百六十多部影视剧配唱过二百多首歌，十年的歌唱生涯使她和无数的奖项连在一起，中国影视剧中几乎一半叫响的歌都是由她首唱的。每每听到这种介绍，我总在心底说：这些都有什么用呢？

是的，凭这些可以赢得无数的鲜花、掌声、钞票，不过，再有穿透力的声音也刺不透无常、死亡的铁幕。许多人唱了一辈子歌都不明白声音的显而无自性，他们将全部的心力都放在 1234567 这几个音符上，以为那就是生命全部的秘密与归宿。

所以才为李娜的出家从骨子里叫好！

其实李娜出家之前的某些生活动向，已暗示了她未来的人生走向。有篇文章曾记叙道：出家前，李娜将户口迁到了张家界，并在天门山山顶一块有树有水的“宝葫芦”地造了几间木屋。图纸是她亲自设计的，屋后还拨了一块菜园地。小屋建成后，李娜天天缠着守林员漫山遍岭挖野菜，什么汁儿根、百合、石葱、石蒜等等，她自己说，大自然给人类最真实的馈赠，她要返璞归真，回到人的“本真”状态……

在当今这个甚嚣尘上的浮华世界中，扪心自问一

下，有多少人敢放下已经到手或即将到手的一切物质享受，独自一人跑到山顶去与日月星辰、山风朝露为伍呢？有些人可能会大言不惭地拍着胸脯说：“大隐隐于市。”正所谓心静自然凉，何必要赶赴山野、亲至悬崖，到别处去求得一个宁静呢？此话初听之下颇为有理，真实推究起来则根本经不起推敲。凡夫往往都倒果为因，还没成大隐时就自以为是地“没”于滚滚红尘了。李娜想必清楚这一点，故而在最终割舍世间情缘之前，先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浊浪冲天的人间繁华，跑到这乡野小屋中把凡情俗虑过滤、涤荡一番。这种独赴寂静地之举，大约可算作她善根彻底苏醒之前的一次萌动吧。

还是听听李娜自己的声音：“人有四种境界：一是衣食住行，那是人的原始阶段；二是职业、仕途、名誉、地位；三是文化、艺术、哲学；四是宗教。只有进入第四种境界，人生才闪出亮点。”“1995年，

我的两个信奉佛教的朋友说我脸色不好，给了一本经书让我念，我当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放了许多天没去管它。几个月后的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就拿出那本经书读了起来，突然就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于是就喜欢上了佛。与佛结缘使我深深体会到：人的命运真的会在瞬间被改变！”“从顿悟的那一刻起，浸满身心的就是兴奋痛快的感觉，至今仍是如此。记得刚上五台山时，兴头高得不得了，就像小孩子找到了好玩的东西，舍不得放手。做早课时，看到有人打瞌睡，觉得简直是大逆不道。后来由于高山反应，浑身浮肿，自己却一点也没有觉察，还是别人发现的，只因全部身心都已沉浸在佛经中。”“原来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圈子里，为名利拼搏，为金钱挣扎，现在则有了一种坐在岸上，看人在海中游泳的感觉。”“我喜欢清静，没有家庭和孩子，这样好，我喜欢。实际上该尝试的都尝试过了，我拥有过爱情，谈过恋爱，只是没有结婚生子而已。我喜欢新的事物，接触佛

教才四年，还是个刚起步的孩子，唱歌还唱了十年呢！”“修行就是修心，要先度己才能度人，我觉得人要活得真实，活得善良，活得柔和。”“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或是其他行业的什么人转而研究佛学，人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就因为我是歌手，大众人物，就引得人们那么关注。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我喜欢做就去做了，就这么简单。说起还俗，我没有还俗的问题，我现在与俗就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我人就在俗中，与别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不用再引述更多的话语，一个基本已上道的出家人的形象，我想已经跃然纸上了。如果李娜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之人的话，那她最后所说的几句话则表明她的实证功夫已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佛法的确不是什么怪异、神通的大展台，佛法也绝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清玄之谈，佛法就是生活的智慧！在日常流动的生活长河中，处处都泛起佛法的涟漪，只不过有

人意识不到，有人又太过搜奇览胜而已。在一番实实在在的话语中，我们已约略体会得出李娜拥有的那颗平常心。无一法不是佛法，能将社会当成修道场；既不同流合污，又不显山露水；既能自我修炼，又能无声润物；一方面随顺众生，一方面又不舍初衷，这并不是一个凡夫所可能做到的。

有一张相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照片中，李娜一身平整、轻便的僧衣，一双布鞋，脸上一脸的平和，还有一丝淡淡的笑意。如果说言为心声的话，尽管不闻其言只睹其形，但这形我想也会与她的心境颇相吻合吧。

尤其让人倍感鼓舞的是，李娜不仅自己走上了解脱之道，还将母亲也度入了佛门。李娜自己说：“后来我就到了美国，然后把妈妈接来与我同住。第一年我们母女有很多摩擦，妈妈没日没夜地劝我还俗，但她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她，我们常常抱在一起

哭。再后来，妈妈渐渐地感受到我的变化，渐渐接受了我的选择。现在我们生活得很好，妈妈每天念佛，跟我一起吃斋。最近我给人看庙，妈妈也跟我一起住在庙里。”

世间有句俗话：“人正不怕影子斜。”谎言虽暂时可被伪装成真理，但终究有一天，真理的灼灼慧日一定会驱散尽所有无明的云雾，因它本身就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样，选择了追求光明之路的人们，尽管有可能一时不被众人，包括父母亲朋理解，但只要自己坚持正确的人生方向，同时又权巧方便，随宜施設，这世上恐怕不会再有万难轰破的堡垒。我们原本就在干着正大光明的事业，有什么理由不把周围的人们最终也聚拢到自己的身边呢？恰恰在这一点上，有很多修行人都将原先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又退缩了回来，仅仅因为亲友的眼泪或者愤怒。

那么你到底要什么呢？是自他的终极解脱，还是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迁就忍让？李娜的行持应该说给了人们颇具意义的启示。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本人在《仅有借鉴与研究是不够的》一文中所发的感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为这种榜样提供精神指导的是佛法。”的确，当年的弘一大师也正是凭借自己游刃有余于世间文艺的卓越才华，后又励力守持严格而又清净的戒律之举，才打动和影响了一大批人，特别是他周围的原先同属文艺圈的一些朋友。当大师的风范越来越多地被人传扬、宣讲之后，他的影响力就更是日渐深入而广大。

希望李娜也能如大师那样，将世间才艺之巅峰当作学佛的起点，向更崇高、更究竟的生命极致继续迈进。也希望我的几声喝彩、小小文章能引来公众对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佛法的几许感悟、几束正视的目光。作为佛教徒，我们原本就应该将一切有可能导向

善果之人、之事向社会广而告之，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不知道李娜的未来会怎样，但是我相信，矢志不移地走在佛道上，总有一天会迎来满天炫目的佛光。

这个世界上几乎人人都在进行种种的赌注，而人们的赌资则都是自己的生命，但生命属于现世的个体只有一次。故而每个人都应该考虑考虑，我拿生命赌什么呢？对李娜来说，她把此生，也把来生完全交付给了佛法，这种举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一定会赢得越来越多智者们的赞同。原本智者生存于世的目的就是发现并追寻真理，对赌博人生起强烈厌离心的李娜，当她发心出家修持，并决心以佛法的终极智慧彻证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时，具智者对之所能做出的唯一反应便只有击节赞赏。

像李娜这样出家的演艺圈艺人尚有 80 年代以

《霍元甲》而风靡内地及港台的演员黄元申，在成功地扮演了霍元甲后没多久，他就上了九华山出家修道去了。还有“佳视”前节目主持人廖凤明看破红尘，削发为尼；“无线”艺员庄文清、伦志文等人相继削发步入佛门；《水浒》武打设计的导演袁和平的弟弟袁振洋，曾做过演员和武术指导，他也出家做了和尚……

最容易滋生贪欲、腐朽、堕落的演艺圈，很可能让一些具善根的智者，反而因此更能看透人性的本质。因为在文艺舞台这个大戏场上，所有人生的悲欢离合、世事的变迁沧桑、古今人性的美丑大战，都可以在舞台上得到最集中、鲜明、浓缩的展示。是沉进去拔不出来，还是游上岸冷眼观望，这就全在个人自己的掌控把握了。

更多的皈依佛门的明星们，他们对佛教的了解并非达到如李娜那样的理解层次，不过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也同样以种种因缘而开始在复杂、混乱、让人眼花缭乱的娱乐现场意识到了某种内在的精神归家的渴望。

二、诸多明星结佛缘

明星们与佛教的因缘各不相同，但不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佛法结缘，最终都能从佛法中获益良多。

对电影发烧友来说，基奴·里维斯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他是当今好莱坞影星中最受人欢迎的青春偶像之一。我本人也曾看过他演的《小活佛》，至于他出任主角的《黑客帝国》一片，更是被许多佛教徒当作西方文化人试图读解中阴奥秘的经典。记得在看《小活佛》时，基奴·里维斯那种在西方影星中非常罕见的纯净和质朴的品性就深深打动了我，以至到现

在我还能时常回忆起他那双清澈而透明的眼睛。后来在看一些资料时才得知，当初为演好这一角色，他曾潜心研究过佛教书籍，并自此与佛教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妙法莲华经》中这样讲过：“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此偈充分说明了十方诸佛的悲心切切与佛法万千法门的浩大无边，它明确告诉我们，不论何人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佛法结下何种缘分，都会在自己的心相续中种下未来获得解脱的种子，此种善根在虚空有尽之前将永不会空耗。而基奴·里维斯并不是以散乱心对待自己要扮演的悉达多王子，因而这种与佛教的深度碰撞将给他带来更有价值的正面影响。

近几年来，里维斯似乎时运不济，先是前女友不幸流产后又遇车祸身亡，接着又连续丧失数位亲友，包括自己的妹妹，他本人也遇上交通意外险些丧

命。对一个从不曾思考过生死本质的人来说，这一连串的打击很可能会让他彻底消沉下去，或者对所谓的命运更加诚惶诚恐，但我想里维斯不会这样。在《小活佛》中，王子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生老病死的真实景况，才对王宫富丽堂皇的生活生起了强烈的厌离之意。因他突然间就明白了一个原本十分浅显，但却被那么多人有意无意忽略掉的事实：生命从本质上讲根本就是虚幻不实并且脆弱无常的。扮演过王子的里维斯想必对这一点不会感到太过陌生，对他而言，生死变迁的体验只不过是从银幕上转移到了现实生活中而已，而一个真有智慧的人又怎么可能对发生在身边的人生悲剧无动于衷！

演员生涯与周遭事变让里维斯开始对人生做出深刻反省，因而当听说在拍摄《黑客帝国》续集的片场，他经常都在独自诵读佛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相信对他来说，佛经、佛教已不仅仅是一种慰

藉了。

如果说里维斯是以一次拍片经历而与佛教握手的话，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皈依佛门则可上溯至他的幼年甚至娘胎时期。这期间所经过的漫长而复杂的经历，恐怕只有他本人才最有资格评述。那些只看到他饰演的这个皇帝、那个财神的观众，可能并不清楚他们心目中这位风光一时的明星的心路历程。

张国立自己表示，他很早就信佛，奶奶、妈妈说他打从娘胎时起就与佛有缘。他的妻子邓婕对他最终皈依台湾圣严法师一点也没感到有多么不可思议，她对此解释道：“我知道他迟早会走到这一步，他的母亲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自己从小就耳濡目染，一直对佛教很有感觉。进入演艺圈后，张国立更是把佛教的教义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圈里面信佛的人太多了，这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张国立很早就与佛有着甚深的因缘，但人生历来多变故，所以一直到最近，他才正式踏入佛门。佛法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只在朝夕之间，甚至是上下气之间。得到人身不用来修行，这样的浪费可能是最大的犯罪了，因你正在把自己拖向轮回的深渊。从小与佛的那点缘分，再加多年来在演艺圈摸爬滚打的经验，终于催生了张国立蛰伏已久的善根，剩下的事便是善自护持了。

其实有很多人都与佛教有着这样那样的因缘，很多人都以种种方式与佛法碰过面。但太过强大的物质主义理论氛围，再加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使得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又退回到原先的生活轨道中去，再次囿于对佛法的成见、偏见与无知的认知方式中。非常珍贵的解脱苗芽就此夭折，惯性而愚痴的生存轨迹只能与佛法的智慧之光擦肩而过。好在张国立总算在一片康熙皇帝的吆五喝六的八面威风中，找到了应

属于自己的定位，这一点并非易事。但对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来说，他应该能把握住自己以及历史的大致本质。沉迷于清廷纠葛的观众们想必多少还都能认清一个基本的事实：历史上的乾隆、康熙早已不知魂归何处了，一个演员若真把自己当成了康熙再来，也未免有些人戏不分、大白天说梦话的味道。但很可惜，许多演员至今仍生活在虚幻之中。不过话又说回来，就大多数凡夫而言，又有几人能辨认得出所谓现实、所谓非为历史而是当下活生生的现实的虚幻本质呢？

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历史，那时他们也可能以新的文艺、传媒、通信等方式，把我们的故事也编排、叙述一番，只是那时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还有丝毫意义吗？但我们现在偏偏就要为了一个虚妄不实的将来而绞尽脑汁。可笑的是，那时也会有一大批演员粉墨登场，而且同样是在乐此不疲地干着现在的人们正干着的相同的事。真是你方唱罢我又登

场，乱哄哄不知何处是故乡。

在皈依圣严法师时，他从法师那里请得一套《禅修菁华集》，并表示说，这其中的《入门》《观念》两本书他以前就已看过，至于《法脉》《公案》《话头》《默照》《五停心》《四念处》《活用》等内容，他会好好用功深研的。

希望如此，希望这个法名叫“常升”的佛教徒，能恒常观照自己以及宇宙的本性，并不断提升自他的生存品质。

张国立抓住了自己与佛教宿世之间的缘分，靠着这根能让他回归本性的脐带，希冀着他能在学佛的大道上勇往直前。同样也希望他的影迷们能从迷失自我的怪圈中找到突围的方向，看看能不能也跟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一样，共同迈进佛法的殿堂。

熟悉电影史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一个女演员的名字——杨惠珊，十几年前，她是台湾当时最红的一代影后，曾两度荣获金马奖最佳女演员奖，大约拍了一百多部电影。不过这些辉煌已在十多年前被她自己终结，在事业如日中天的当口，她离开了花花绿绿的电影圈，一头扎进了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还颇显陌生的“琉璃工艺”这一新天地。谁知道这一次转向竟彻底扭转了她的人生方向，因她塑造而出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佛像。用杨惠珊自己的话来说，也许正是在塑造佛像的过程中，纷乱的心绪才得以平息，她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如能一生都从事如此洁净的工作，这就是自己今生最好的修持与生存方式。刹那间，前尘往事都如过眼云烟一般从心底滚滚流过，她终于醒悟到什么才是这一生应该努力的方向。

这种感觉在她 1996 年第一次朝礼了敦煌后变得更加明显了，杨惠珊虽是第一次到敦煌，但却有一种非

常熟悉的感觉，就好像这些佛像、飞天、佛教故事日日都与自己朝夕相伴一样。无数的佛菩萨一起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向她涌来，在佛法的浩大与个人的渺小之间，杨惠珊切身感受到什么是无边无际、无垠无涯的大慈大悲。当时的景致与感受甚至让她喜极而泣，从此她就更深入到对佛理的钻研之中。

现在的杨惠珊早已学会了宽容，这都应该归功于敦煌的佛教文化带给她的启示。她说：“人应该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看事情，对别人的所作所为都应以宽容之心对待，这样自己也能活得更快乐。”有一篇报道的结尾这样写道：“杨惠珊最先制作的琉璃制品是佛像，许是在佛教艺术中沉浸久了，她的脸亦呈现出一种佛相，静静的，柔柔的。她喜欢穿袈裟式样的衣服，胸前挂着长长的佛珠，吃饭前，她静静地默祷。”

把文中的“许是”换成“因为”可能会更合适。

杨惠珊不仅从佛教中吸取了慈悲、宽容的人生观，同时也应该把佛法赋予她的豁达心境表现于外，因佛法一直都在强调境由心生，正所谓万法由心造，对于一个以佛法调御内心的人来说，心灵的博大与谦和当然会表现在外在的形象上。世间爱美之士往往并不通达获致美丽的究竟途径，他们经常使用种种人为的化学、生物等方法，花费巨大的金钱、时间拼命想保留住日渐消逝的青春。所以我们才会常常看到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太太，用了五颜六色的油漆般的“涂料”，画在自己的脸上昂首走在大街上的情景。美应该是内化的，一颗善良的心、包容的心、善待他人的心、能容得下天地万物的心、知道礼义廉耻的心才真正是让人永葆美丽的正因。千万不要小瞧了心的力量，它实在可以改变一个人从内到外的一切。

从内心发出的充满慈爱与智慧的微笑将是阳光底下最灿烂的花朵，它既可以感染自己也可以打动

别人。

三、善心催发出的妙音

与佛结缘的明星们或多或少都从中有所受益，反过来，他们也以自己的力量为佛法、为众生做了一些功德善行。一方面是他们在回报三宝再造之恩、回报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厚爱，另一方面，这种种修为无形中又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人紧随其后，也渐渐向佛法僧靠拢。尤其令人随喜和赞叹的是，一旦这些明星将修行、行善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正轨，一种良性循环便就此形成：从佛法当中越来越多地得到世或出世间利益，这样反馈给社会的回报也相应增多，如此形成互动，当事人的福德资粮日渐增上，他们便对佛法以及行善更有信心，社会也能整体受益……佛法不离世间觉，佛教永远也不会把任何一个希求智慧、福报、世出世利益的人挡在门外，就看你本人愿不愿意抬脚

迈入这个门槛了。

一直在香港乐坛独领风骚的王菲，以前就曾捐过数百万善款用以兴建庙宇，近一两年来，她更是对佛教事业出力甚巨，以录制 CD、录音带等方式向社会广为宣传佛教教理，以期唤醒众人的良知。为帮助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建造一尊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像，她与师父索巴仁波切共同录制了一张梵文音乐专辑《悲智双运》以为筹款之用。

当问到参与这项公益专辑的动机时，她表示说：“坦白说我平常也不太听佛经，不过自从接触过后，觉得有些道理听起来很舒服，所以我想让更多的人受惠。这张唱片是由上师念经，我唱和音，另一首《弥勒佛心咒》是我独唱，所有收益都会捐作兴建弥勒佛计划的慈善用途，大家不妨也听听，可以慢慢了解。”

其实说到底，可以慢慢了解佛法的不仅仅是王菲的歌迷，她本人想来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慢慢了解到佛法真义。不知王菲未来的星途会怎样，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爆出她个人生活方面的种种“新闻”，但我想，既然人人都有佛性，而且王菲本人的佛性业已通过与佛法的接触被悄悄催生，她的各种善行就是对此所做的最好注脚，那么我们完全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功不唐捐的善法一方面会给她本人带来永不会虚耗的功德利益，一方面也会对社会人心的改良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这些善行在潜移默化中终会成为一种无形的使其增上智慧的资粮，也许有一天，这位歌星会如水到渠成一般，从行善过渡到求法的终极目标上来。

还是那句话，利他其实就是自利，有了佛法这个催化剂，一切善行都可被激发出无比的力量——改造自己的，利益他人的，全社会也会因之而受到恩泽。

不唯王菲一人在为佛教事业献出自己的声音，台湾前著名歌星孟庭苇也在为佛法“开口”效力。2001年即已宣布退出流行歌坛的孟庭苇，抱着用歌声帮助更多的人求取心灵安宁、谐和的目的，于当年11月份终于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佛教音乐专辑——《阿弥陀佛》。可能熟悉这位台湾艺人的歌迷都知道，自从90年代初她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后，这位生性恬淡的歌手便一直在纷繁缭乱的娱乐圈中保持低调姿态，她所咏叹的歌也一如其人，在舒缓、优雅的乐音中，一种宠辱不惊的心态隐约传来。

这样的人似乎不太适合待在演艺界，而孟庭苇本人也曾表示过，当初刚要推出《第二道彩虹》这张专辑的时候，她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自己说她是一个“清教徒”，娱乐性相当低，让企划根本无法着力。当终于有一天，因缘际会，她与佛法发生碰撞之后，退出歌坛的想法便一天天增盛起来。奈何凡

人生存于浊世之中，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让人无可奈何、却之不得的羁绊，就这样，孟庭苇在机缘不备、责任未了的困境中又晃过去了几年。直到好友及哥哥因车祸相继离世，她才真正在自己的周围、在自己的亲人身上、在日日必须面对的平凡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颇具善根的她当即向菩萨发愿，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声音做自己认为最应该做的事——潜心研究佛教并积极投身公益活动，发行这张《阿弥陀佛》就是她初发心后的第一个举措。

现在的她坦言说：“我现在是自由业，收入很微薄，生活也很简单。贪嗔痴是人生烦恼的根源，只要领悟到这个道理，就可以活得很快乐。”

从绚烂归于平淡，在宁静的阿弥陀佛佛号声中，一颗已感受到佛陀悲智情怀的心灵，正在用全部的身心向我们讲述一个回复心性家园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投身歌坛后所推出的第一章专辑便是佛曲汇集——《燃灯之歌》的歌手黎胜平，他所秉持的心愿同样是为佛教多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张以非流行音乐之创作打入市场的专辑，收录了十首歌曲，黎胜平希望借着音乐和他的歌声，为灰心的人唱出希望和理想，并能抚慰失落、彷徨的心灵，增加他们的信心。

谈起录制这张专辑，他说不论是唱佛曲还是皈依佛门都是很随缘的事，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热爱唱歌，但中学毕业后，孝顺的他却遵照父亲的意愿继续修读了一些别的课程。某次父亲卧病在床，爱父心切的他遂临时抱佛脚，非常虔诚地在病床前诵念佛经。当父亲的病好后，他自然而然就与佛教结下了殊胜的缘分。为了感恩，黎胜平出道后的第一张唱片就选择了佛曲。

人生路漫漫，佛曲情悠悠。每一只佛曲，其间跳

动着的都是佛陀的无尽祝福；每一个音符，其间跃动着的就是三宝的广大祝愿。演艺界的佛弟子们在用声音、形象等各种手段演绎铺陈佛法的同时，一片感恩的氛围自然洋溢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一种暖人的气息不觉迎面扑来；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的善根可能已在佛日的沐浴下，不知不觉地萌生。

四、莫待发白方觅真理

说了许多红尘中的佛光闪耀之处，但毋庸讳言的是，演艺圈中的学佛景观并非一片光明灿烂。客观地说，就我们目前的现量观察所见，很多明星们的学佛之举依然脱离不了盲目、寻求精神安慰与点缀，或者单纯求福报的心态。当然了，用打破生死牢关、誓求究竟解脱的目标来要求所有的演员歌星等人，并用以规范他们的学佛行动，是根本不切合实际，也完全不可行的一种愚蠢做法，它本身就不符合佛法的因缘

观。我们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明星，当然还有最广大的普通民众，如果已经与佛法有了一面之缘，那就千万别错过良机，只把佛法当成如财神爷一般的偶像顶礼膜拜，更不要错解佛法，走了弯路还自认为是在学佛。如果自己尚未接触佛法，那就尽量用自己的心、脑、眼、身，亲自去体会、思索、观察、实践，如此方能对佛法真正有所领会。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说的是一名演员打算在 50 岁以后出家做和尚，他自己公开宣扬说：“以前曾试过出家七天，做过七日和尚。但觉得实在没有时间去学佛，所以在 50 岁后，那时已经成家立业，没有牵挂，可以出家一两年，专心学佛……但绝对不会一生出家做和尚，因为学到这么多知识，绝对要回馈社会。”

这则新闻的确令人感慨万千，也因此更令人感到李娜出家的难能可贵。不想对之做过多破析，只想问问这位演员，以及很多与他想法相同的人士这么几

个问题：假如我们活不过下一刹那，那么现在的时间你准备用它来干什么？还要继续假戏真做吗？现在都放不下，那么 50 岁之后，你就能保证自己会大彻大悟吗？出家做和尚难道不属于回馈社会？当代表了一个社会精神文明最高峰的出家僧侣们都放弃自己的追求，也纷纷营求起世间八法、投身到物质文明的滚滚洪流中后，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社会的脊梁就此决定轰然坍塌！回馈社会的最好方式到底是什么？是佛法的智慧与慈悲，抑或世间的知识与物欲？佛法如果不能彻底融入自己的心相续，那所谓的行者又与把佛经仅仅充作藏书者何异？

解脱是自己的事，它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努力与行动。同样，红尘中的佛光并非遍照每一个身处红尘中的人们，接受不接受佛光也全看个人的因缘与选择。但毕竟，这线光明已经让一些疲倦不堪的心灵开始找到归家的方向；他们扬帆起航的身影也深深吸引

住了岸上驻足、观望者的目光。没有更多的言语，只是默默地在心里为这些出离名利场的人们深深祝福：

已经见到了太阳的光明，那就把黑夜远远地甩在身后吧！

还有一些明星们的学佛经历，此处恐繁不述。总之，愿以此篇短文诚挚希望一切沉睡在轻歌曼舞之迷梦中的人们，都能尽快苏醒并认清未来要走的人生方向！

化灾难为奇迹

索达吉堪布·著

青海玉树——格萨尔王的故乡，三江的源头，保存着最壮美、最纯净、最珍贵的风景和记忆。那里不仅山川秀丽、历史悠久，还居住着一群淳厚善良、安居乐业的百姓。然而，尽管那里的天那么高远，草原那么辽阔，在业力降临的时候，博大的苍天也无力眷顾那一方水土以及栖生于其上的脆弱生灵。

无常悲剧

2010年4月14日07时49分，一场7.1级地震横扫玉树。顷刻之间，整个玉树州府化为一片废墟——大量楼房夷为平地，90%的平房倒塌毁损，300多人遇难。某些酒店的楼体倾斜而出，悬在半空；公安局旁的一座饭店彻底粉碎；一所中学的6层教学楼从2楼拦腰折断，倒在瞠目结舌的学生们面前；扎西大同山的成片院落变成一堆堆残垣断壁，只剩下一扇扇铁门矗立原处……

更让人揪心的是，地震发生时，正是学校上早自习的时间，随着70%的校舍坍塌，废墟下孩子们的命运更是让人牵肠挂肚……一幕幕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正在上演着。

据相关媒体统计，截至4月23日17时，玉树地震已导致2192人死亡，78人失踪，12135人受伤，其

中重伤 1434 人。历来被誉为“歌舞海洋”的玉树，如今变成了灾难的肆虐地；昔日欢庆游乐的赛马场，如今变成了灾民临时栖息的帐篷区……

对于视无常为老生常谈的佛教徒来说，这是多么活生生的一部教材啊！

青春靓丽的少女惨遭毁容，身强体壮的汉子变为残疾，辛勤积累的财产化为乌有，朝夕相处的亲人阴阳相隔……刹那之间，世界无情地展示出无常的本质，任你家财万贯，任你亲眷成群，任你勇猛无敌，任你权高势重，谁也无法超越轮回的悲剧，谁也难以逃脱毁灭的宿命。

诚如《毗奈耶经》所言：“积聚皆销散，崇高必堕落，合会终别离，有命咸归死。”也如《八大人觉经》所说：“觉悟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彩虹般显现的一切，都会随着因缘的消散而在转瞬之间了无

踪迹。

事到如今，我们这些麻木无知的人们却还在做着长远的美梦，有多少人正筹划着升官发财的计谋策略，有多少人正沉醉于卿卿我我的甜蜜梦乡，有多少人正描绘着荣华富贵的宏伟蓝图，又有多少人正……

《中阿含经》云：“一切行无常，不久住法，速变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著，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在看到洪水、海啸、地震、瘟疫等灾难此起彼伏，在看到周围的亲朋好友一个个英年早逝，在看到一出出生离死别的场景时，我们会作何感想？谁能肯定自己有多少年的阳寿？谁能保证自己命终之后能往生极乐或前往清净刹土？又有谁能问心无愧地面对阎罗死主？

如果不立即断恶行善，如果不抓紧时机励力修行，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下场啊？！

业果不虚

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在无情的业果法官面前，众生是脆弱而无奈的。我们无法战胜自然，更无力抵挡业果的裁决。

据传，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天，一位远道而来的老乞丐带了8个幼童刚刚抵达玉树结古镇，并央求一家好心人暂借一间土房安身，不想翌日清晨全部埋在土房中，遇难身亡。诚如藏族谚语所说：“百年的旧房子，等待一晚的客人！”

还有人告诉我，当地一位实力雄厚的商人也不知是什么业力感召，在地震发生前晚，死活也不愿意住在家里，非要到宾馆过夜。不想一场地震使宾馆毁灭殆尽，而他自己的家却完好无损。这位富商在地震中不仅离开了自己的亲友，离开了自己半辈子奋斗所积的财产，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听说，网络中还盛传着一个故事，网友“王虫虫没家”⁶，被称为玉树地震中“最悲情人物”“杯具姐”。据她介绍，她2004年和男友到北川做手机维修生意，4年之后遇上了5.12大地震，继而来到玉树继续经营手机维修，2009年9月转行做起了服装生意。没想到转行才几个月，又遭遇到玉树地震。所幸的是他们都没有受伤，在第一时间逃了出来。但所有的货物都被压在了废墟下，而这些货物都是他们通过贷款买来的。

而据《广州日报》报道，在这次地震中，也发生过一个令人脍炙人口的死里逃生的奇迹：在大地震发生之前，曾出现过一次较轻的地震，这一前兆惊醒了玉树县第一民族中学的值班副校长严力多德。一种不祥之感压得他“心里有点难受”，但又“不能确切地说出来”。他立即翻身起床，并临时决定采取一个不

6 真名李静，绵阳安县安昌镇人。

为人知的保护行动。

他和 4 位值班老师跑到学生宿舍，挨个叫学生起床。生活老师多吉才仁不放心，又检查了第二遍，确认连最贪睡的孩子都起了床。

这天早晨，该校的时刻表被提前拨动。所有寄宿在校的学生早早起了床，打水洗脸，吃早饭。老师们还告知学生，不要到教学楼上自习，都到操场上去读书。

几个小时后，地动山摇，男生宿舍化为一片废墟，女生宿舍与教职工宿舍严重倾塌。

正是因为严力多德的那个“不祥预感”和随后的临时决定，才使得全校 830 多名师生无一人伤亡。

业力就是这么可怕的东西——恶行累累的人，

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制裁；积德行善的人，早晚会享受快乐的果报。当你的寿数穷尽时，即使死亡魔主不来找你，你也会奔着他的方向而去；当你命不该绝的时候，即使坐在发生空难的飞机上，也能得以生还——利比亚空难中的荷兰儿童就是典型的例证。这，就是业力的定数！

真正遇到灾难的时候，唯一的救护者只有自己所行的善法，其他诸如钱财、势力、威望都无济于事；离开人世的时候，能随自己的灵魂前往来世的也只有善恶之业，而财产、地位、名声都无法带走。所以，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行持善法，绝不能放逸懈怠、空耗人身！

慈母深恩

母爱，自来是亘古不变的主题，犹如一场春

雨、一首歌谣，充盈于天地之间，润物无声而又绵长悠远。

在地震灾区，还传颂着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地震发生的紧要关头，一位年轻妈妈为了保护不到一岁的女儿，将女儿死死搂在怀里，用身体挡住垮塌的楼房。妈妈当场被砸身亡，女婴获救。

当医护人员与警方用铁锹挖出她的遗体时，发现她整个身子弓着，两手撑开，好像在死命护着什么。当救护人员将她拉出土堆时，发现有一只小手紧紧拽着她，遗体底下有个小女婴，而且还是活着的。女婴不到一岁大，眼睛充满着惊恐，头发上有湿漉漉的血迹。母亲用母爱和生命，温暖并护佑着女儿的弱小身躯，从而换来了爱女生存的机会。

世间最无私、最伟大、最崇高的爱，莫过于母爱。因为母爱只有付出，不图回报，故称为“无私”；

因为母爱寓于平凡与简单之中，故称为“伟大”；因为母爱哺育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得以蓬勃，得以灿烂，故称为“崇高”。

稍有佛教常识的人都清楚，世间众生无一不曾做过我们的母亲，在做我们母亲时，都是这样无私地付出，全力地爱护，为我们遮挡了多少世间的风风雨雨，又为我们创造了多少的生命奇迹。为了报答这份恩德，我们又怎能不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呢？

三宝威力

灾区的苦难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更是撞击着大乘佛子的心。所有悲痛的人们都开始把焦虑的目光投向了玉树。

灾害发生后，附近藏区各大寺院都立即采取了行

动——据不完全统计，现场短短的4天时间，甘孜州的66所寺院就捐赠了人民币1600万，喇荣佛学院全体四众弟子以及各地的爱心人士一共捐赠了300多万元，成千上万的出家人自发组成了救灾队伍。

在慈悲心与菩提心的推动下，离玉树较近的寺院僧人在震后第一时间，便自发徒步数十公里赶往灾区，他们分成小组，带着铁锹、铁锄，听到哪里有人压在下面，就派人过去救援。在救援的同时，僧侣们还会以诵经祈祷三宝的加持，很多救助现场都笼罩着一片佛音。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死亡正一步一步地逼近，脆弱的生命已不容等待，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无声地传递，已形成战胜死神的强大力量。因为有菩提心，他们宁可挖破指甲，精疲力竭，也不愿选择放弃；因为有信仰，伤者也能极力维持自己虚弱的生命，直到被挽救的那一刻；因为有三宝的加持，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灯也能因此而再次燃烧。在曲折而漫长

的救助工作中，本能而无私的爱，已经让生命变得坚硬刚强，很多濒临死亡的伤员也因此而神奇地挺了过来。

较远寺院的僧众也纷纷从各个方向齐集灾区，在夜以继日地念经超度、不知疲倦地挖掘救人的同时，又替居民寻回牲口、衣物、家具等财物，并把自带的救灾物资一一送到困难灾民，特别是那些最偏远的受灾民众手中，还协助政府救灾部门发放救灾物资，以解灾民的燃眉之急。

而各个医疗组的僧众们更是忙碌不堪——包扎伤口、照料伤员，对重症病人进行一对一的看护……虽然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每个医护人员脸上都流露着疲惫的神情，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在灾区的每一个角落，都流动着红色袈裟的身影。无论是余震引起的山石下滑，还是狂风、冰雹、

雨雪等反复无常的恶劣气候，尽管救灾帐篷一再被狂风吹倒，尽管高原反应与疲乏无力轮番夹击，都没有摧毁僧众们超度亡灵、抚慰生者的决心！

从玉树地震中还可以看出，懂得佛教无常观和生死观的人，面对生死也能处之泰然。具有佛法基础和观念的玉树人，在面对灾害与死亡中所表现出的坦然与超然，让媒体与各界群众惊讶不已。很多心理咨询医生、教授与新闻记者一致认为，玉树地震幸存者和汶川地震幸存者迥然不同——首先，前者的情绪更加稳定而坚毅。在玉树人的眼神中，蕴含着一种隐隐的坚韧、乐观与豁达，尽管充满痛楚却满怀对三宝的信心，这种信心使他们随时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其次，前者的心态更加平和而向上。大多数玉树地震的幸存者认为：这次地震是众生的共业，是无常的表现，谁也无权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另外，前者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慰藉与“重建”。当死者家属看到很多

出家人为亡者念经超度时，坚信亡者已经去往更加幸福的清净刹土，骨肉分离的悲伤也会因此而减弱；而那些失去家园、失去家产的人们，更会反思以往的行为，继而更进一步地上供下施、行善积德……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玉树人虔诚的佛教信仰！

夕阳即将西下，刚刚遭受重创的玉树没有出现全城悲鸣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沐浴在落日的宁静壮丽之中。在格萨尔广场，僧侣们建起了一个为死难者祈祷的帐篷，帐篷中点满了长明不灭的酥油灯，一个苍老的声音反复吟诵着超度死者的经文，路过此地的灾民往往会再三叩拜、诵经良久。入夜时分，露宿街头的人们拿起了念珠与转经筒，诵经声在夜空中回荡，颇有节奏的低吟取代了日间的混杂之声，似乎是在与阎罗魔王宣战，与恶趣魔主赛跑。一声声梵音的呼唤，拂去了众生的业障垢染，唤回了众生埋藏于心底的如来宝藏，一种无以言状的信心在人们心中传递。

大善与大爱已凝聚成抗御灾害的坚固堤防，护佑着灾难中的玉树，改写着生离死别的天灾剧本。仿佛是在向突如其来的夺命大灾宣告，一个被崇高信仰浸淫的民族，拥有怎样生生不息、万众一心的勇气和信念。以爱为主题的交响乐，必将使格萨尔王的美丽故乡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愿遇难者能远离恶道、往生极乐！

愿伤者能早日康复、离苦得乐！

愿阅读此文的人能手持明灯、口诵经咒，回向自他一切苦难众生！

愿世界和平、永无灾难！

嗡玛呢巴美吽！

2010年5月16日

索达吉有感而书

○○ 相关阅读

- | | |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 著作 | 《佛教科学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 著作 | 《密宗断惑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4 著作 | 《儿童佛教课》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 著作 | 《悲惨世界》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 著作 | 《藏密问答录》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7 著作 | 《藏密素食观》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8 著作 | 《破除邪说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0 著作 | 《博士访谈录》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1 著作 | 《泰国游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2 著作 | 《旅途脚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3 著作 | 《警钟》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7 著作 | 《苦才是人生》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8 著作 | 《做才是得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9 著作 | 《残酷才是青春》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0 著作 | 《幸好有烦恼》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1 著作 | 《没什么放不下》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2 著作 | 《有什么舍不得》 |